



10333

湖南文徵卷九十八

湖湘後學集編

書七

覆黃花耘孝廉書

陶澍

頃接手書。知與虎癡同在志局。湘東三管。君家兄弟竟秉其二。多少潛德幽光。賴茲闡發。此事重大。旣以爲幸。又以爲悚也。翁方伯前函言志書體例一切多係閣下之筆。良工辛苦具見一斑。諒非從前孟浪者比。所諭名宦諸公列傳。卽當託人鈔錄。但館例巡撫以上乃得立傳。所鈔恐亦無多。仍當於外閒訪之。大約眾口俱同。卽可秉公載入。亦不必盡以見諸簡策者爲憑據。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一

蓋續纂近事與往事不同。往事必徵諸前人之記載。近事必參諸輿人之采訪。據輿論而纂入省志。卽他日統志與史彙之憑據也。此時館中正在纂輯儒林文苑列傳。湖湘自王夫之先生而外得入者寥寥。弟雖極言之而亦未能多收。正因無憑據之故。是省志不可不早成。送館以備采擇也。至統志弟曾分任編輯。其後經歷多手。每有刪改。茲將敝縣已載者另錄一分寄呈方伯處。吾兄可就近取閱。此後有當補載者容續寄。至今祖昆仲與劉理堂前輩父子昆仲皆有政績聞於人口。何不縷一二事實。趁統志尙未竣工。當持示館史采入。此亦爲子孫者所當

留意也。

承示敝省通志凡例體大思精文簡事核以此接迹馬班上規筆削洵足啟筆路之荒而爛湖湘之邑矣欽佩欽佩湖南舊志始於陳桂林相國今觀其書舛漏不一而足似相國固未嘗寓目者卽如兩漢時楚湘人物本屬無幾惟蔣琬公忠體國人所共知蜀志已明載零陵湘鄉人而長沙府人物志內竟無其名漏略至此其他可知又如敝縣人數尤少明史有傳二篇一爲張驥一爲李禎俱載安化人未分別省分然山東通志名宦總部載驥湖廣安化人至禎傳則有禎家洮河之語其爲甘肅之安化無疑而舊志顧遺驥而錄禎且於禎傳刪去家洮河一語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二

志以傳信又何必如此遷就相借以爲重耶他如鄭崇儉一傳亦恐是山西之甯鄉而誤入者當更考之耳至於益陽劉侍郎憲之歿於逆瑾羅侍郎喻義之黜於溫體仁湘潭李宗伯騰芳之扈於魏忠賢皆忠義皎皎在人耳目羅李傳在明史本末甚具劉雖附傳而益志特詳乃劉李僅寥寥數語羅則竝姓名無之此豈文獻不足邪若明陳甯之名在姦臣行同酷吏而誤信楚紀之言比諸汲黯則又采擇未精難以爲據矣凡此皆長沙一郡之事就澍所知者言之恐別郡類此者正復不少也前承示網羅放逸已得二三百人又徧徵之江浙藏書家則此數條當已在校正之剞惟新增事蹟勢不能不取材於縣府志而縣

府志又未必悉善不皆可憑且非熟悉彼閒掌故者其去取亦未必盡當也竊謂修志一事與史不同史善惡並書志則錄其善者而已故與其取之寬而或失之濫毋甯取之嚴而其後猶可增敝縣舊志修於康熙三十季以前先君子嘗手輯續橐屨後爲修志者率行塗改全乖體製擬再爲刪擇以備采取遲容奉敎其趙靈伯陳滄洲楊夢班陳可齋彭石壘王而農諸公傳謹以呈覽至羅方城九鋒諸公尙未有秉筆者名宦諸公俟采訪得後當錄送不宣

昨午接到除邪紀略一卷敬悉英謀碩畫除患未形所謂不動
聲色而措磐石之安者令人想見陶桓公韓魏公一輩人觀於
籌略之精布置之善足昭 朝廷委用得人之嫩 恩褒曩

被超格膺封有自來矣至孫文定公南遊記一篇首尾一氣如
黃河落天直走東海其閒又復千里大曲百里小曲洋洋乎淵
淵乎近古之奇作也惟中閒亦小有未檢處如曼倩公明古平
原人狂今之武定而誤以德州之平原當之岷山爲南幹之祖
禹貢明言岷山之陽至于衡山而誤以爲中幹且末後總束一
段言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幹是已而又言大河以北水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四

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此則以指喻海尙非天下之全也
蓋地脈以山爲脊而水從兩邊界之南幹龍縱行以五嶺爲脊
嶺以北江廣之水固皆北流若粵閩在嶺脊之南仍係東南流
非北注也北幹龍橫行以太行爲脊太行之右如汾涑皆西南
流太行之左如漳衛滹沱巨馬易白諸水皆東北流無南流者
惟沁在太行南麓故順流而下又邳宿南流則疏鑿而成非其
本南來也至若三幹之說昉於僧一行千餘年來莫之或易然
澗竊有勘論以爲仍止兩幹岷山之脈曼衍東南此南幹也其
中幹北幹本係一脈從隴西來爲岷冢經太白至終南始分支
一出華潼渡砥柱起太行爲北幹直走醫巫閭入海至高麗南

轉浮登萊而結聚於泰山一由終南趨商雒爲中幹經南汝光
陳至徐州渡河經呂梁下邳鄒嶧而亦聚於泰山故終南爲中
幹北幹分龍之所而泰山爲中幹北幹合龍之所首尾一龍巨
其開元氣包裹條理精密此中原人物所以極盛而孔孟生於
氣聚之處遂以砥柱萬世也澍嘗出使西川途中細觀山勢見
太行之脈從壽陽之黃土嶺出脈僅如一線終南之脈從寶雞
之煎茶坪出脈亦僅如一線計此兩大山行經數千里每過一
峽必出一脈似此者數矣蜿蜒磅礴其大如彼而其細又如此
造化之妙非身歷其境者不知僅從紙上談兵終隔一塵然非
胸有全局亦熟視之無睹也文定此文獨有千古高處狂識其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五

小未檢點亦無損毫末大抵其生平剛毅之氣練達之識皆於
此可想見一斑合三習一弊疏觀之眞我朝第一流人物也
謹質蠡測之私伏惟治事之暇加以誨正爲幸

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國計也民生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關稅儉也天津倉胥也屯弁運丁也而此三者之人所挾海爲難使人不敢行者亦有三曰風濤也盜賊也霉溼也所離海爲難使人不能行者亦有三曰商船雇價也倉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與人之情僞且權衡時勢之緩急而後知無難行無不可行且不得不行某自二月中旬蒙示廷寄命籌海運以來宵旦討論寢食籌度徵之屬吏質之濱洋人士諷之海客畸民眾難解駁愈推愈審萬舉萬全更無疑義敢以貢之大人執事元代初行海運十年而道三變明王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六

宗沐亦以海道不熟失風鶯遊門而罷今則海禁大開百三十餘年遼海東吳若咫尺朝洋暮島如內地則道不待訪也元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四萬六十石其後船歲增造費且無算今上海沙船及浙江蟹船三不像船并天津衛船自千石以至三千石者不下二千號皆堅完可用通算每船載米千餘石一運即可二百餘萬石兩運而全漕可畢若止運蘇松常鎮之糧更綽有餘裕則船不待造也元初以開河衛軍及水手數萬供海運并招海盜以長其羣若今江浙船商皆上海崇明等處土著富民出入重洋無由侵漏每歲關貨往來曾無估客監載從未欺爽何況漕糧各效子來之忱無煩監運之吏則丁不別募

也。本年二月始議海運。其時公私津貼已給。旗丁不能不出於動帑。明年海運卽以旗丁領項。移爲沙船雇值。則費不別籌也。或謂其不可行者。則曰盜賊不知海盜。皆閩浙南洋水深多島。易以出沒。船銳底深。謂之烏船。北洋水淺多礁。非船平底熟沙。綫者不能行。故南洋之盜不敢越吳淞。而北今南洋尙無盜賊。何況北洋。此無可疑一矣。或又謂其不可行。則曰風濤不知大洋風颶。率在秋冬。若春夏東南風有順利。無曩險。商賈以財爲命。旣不難蹈不測。出萬全。豈有海若效靈。獨厚於商船而險於糧船。且遭風擱淺。斫桅鬆艙。卽秋冬亦僅千百之一二。何況春夏。其無可疑又一矣。或又謂其不可行者。則曰霉溼。夫運河經

數月抵通。積久蒸熱。米或黯壞。而沙船抵津。則不過旬日。若謂鹽風易霉。變鹽水易潮溼。則最畏鹽風。宜莫如茉莉珠蘭柔脆之花。見水立脹者。宜莫如豆麥。皆歲由沙船載之。而北運之而南。鹽風鹽水不壞花豆。而獨壞米。庸有是理。蓋北洋風寒。非似南洋風煖。而海船艙底有夾板。舷旁有水槽。其下有水孔。水從槽入。卽從孔出。艙中從無潮溼。此無可疑又一矣。然使運道暢通。糧艘無阻。固可不行。今則運河淤塞。日深。清口倒灌。已甚。河身淤墊。已高。舍海由河。萬難飛渡。此不可不行者也。然使太倉充裕。陳陳相因。尙可不行。今則輦轂仰食孔亟。天庾正供有常。一歲停運。勢所難支。此不可不行者也。然使別有他策。舍水可

陸亦可不行。今則駁運之弊，公私騷然。國病於費，帑漕病於耗糧。官病於督催，丁病於易身卸載。民病於派車派船，舍逸卽勞。利害相萬，此不可不行者也。國家建都西北，仰給東南，惟資咽喉一綫。豈惟河梗可慮，抑亦人事難齊。忠國者貴，未雨綢繆之防。遠識者存，別開旁門之論。機會適逢，發端自上。因勢乘便，天人僉同。夫集事固在於謀，而成事必在於斷。此時切要關鍵，以兩言蔽之曰：上海、天津兩地得其人，則能行；不得其人，則不能行。海船南載於吳淞，而北卸於天津，兩地爲出口、入口之總匯。實海運成始成終之樞要。苟上海關不得其人，則船數可以多報少；商情可使樂轉畏；雇值可使省反昂；天津收兌不得其人，則米之乾淨者可潮溼，石之贏餘者可不足。船之回空者可延滯，蓋上海牙行以貨稅爲莊佃，天津倉胥以運丁爲奇貨。海運行則關必免稅，丁不交米，兩處之利藪皆空。其有甘心故創議之始，出全力以顯難之者，必上海關之人。旣行之後，陰撓之使棄前功，畏再試者，必天津通倉之人也。此外尚有屯弁、運軍，亦以行海廢漕爲不利。然此時弁丁卽欲運而不能，將來河道通行卽漕運復舊而暫停一年，尙有漕項銀米可以安置，不致十分爲難。卽天津通倉亦屬旣行以後之事，慮尙可緩。且原奏有臨時別簡大臣駐津彈壓稽察之議，自可無慮。惟海關係總雇沙船之地，首宜覈實。卽如二月閒委員查勘，據稅牙朦混之

詞以關石大於漕石一倍有半者變爲僅倍以一兩四錢之爲六三串折實漕石銀三錢六釐者變爲每石實銀七錢較民間時價不止加倍故今議海運不詢之商船而詢之上海關所謂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使當時照定時價動帑無多際此南風司令江浙漕米業已抵津矣辱承垂詢義無緘默其中條件尙多膠轕統俟議定錄狀呈覽伏望隨時批示不宣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九

昔我穆公求繫大國。獻公不棄遐逝。以伯姬歸。匪仇讎而昏姻也。穆公不敢忘德。獻公薨。國內不靖。穆公會齊侯。納惠公。以典晉祀。惠公亟於得國。不愛土地。重賂求入。穆公以是薄其爲人。旣與齊有約言。又惟興滅繼絕之義。懼爲德不卒。以貽獻公羞。是以卒置之。惠公歸。焦瑕設版。敝邑非不足於土地。何愛焉。賈君君夫人之嫡。中大夫我君所命。以綏靖晉國者也。若之何其背之。會晉荐饑。使來乞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自雍及絳。輸粟不絕。無何。秦亦饑。晉利其災而閉之糴。我是以有韓原之師。若以秦之強。因天之怒。乘晉之敝。逞鬥士之忿。辭拔舍之請。晉不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十

國矣。猶赦罪於惠公。脫之纍囚。延之客館。惠公亦疚於厥心。送其質子。穆公悉反侵地。續以昏姻。則是我有重世之德於晉也。惠旣背好懷。亦辜恩。不忍不寔。閒關歸國。背鄰不信。逃歸不武。棄孥不義。不義不暱。人孰與之。天未絕晉。獻無異親。適文公自楚來歸。吾又將不遑安處矣。乃者廬柳屯公宮火。穆公心悸焉。幸而獲濟。君之靈也。其敢自爲功。昔我先世。以犬戎之難。沒於王事。平王東遷。襄公以兵護衛。用至邾。鄆太叔之亂。使左鄆父來告。亦使簡師。父告於晉。穆公感泣。誓眾待文公於河上。公不念六月之賦。佐天子以定王國。迺聽命。卜筮覲。覲天澤。遂辭我師。而獨啟南陽。夫遇難致命。我則行之。成功受賞。我則逃之。侯

國之義也。吾置晉君何爲。苟獎王室以紓吾憂。吾又奚求。鄭無禮於晉。穆公畏君之威。軍汜南以爲之援。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畱杞子卒戍而還。亦欲以覺悟文公。俾輯睦其兄弟。不然。族桓莊之後嗣。斬虞虢之宗盟。余何害焉。鄭爲不道。以怨報德。逐我戍兵。我是以命羣帥問諸鄭。會杞子潰圍出。知滑人實閒之。謂我將潛師北門。會獵原圃。我是以釋鄭而移師於滑。以懲讒慝。聞諸道路。文公卽世。鄆召羣帥。母及晉郊。以驚其喪。而弱其孤。二子陷君於惡。衰經從戎。截我歸路。俘我將帥。我是以有彭衙之役。穆公痛殺尸之。未封。濟河決戰。茅津致死。師老於曲。主制於賓。晉用不敢抗禦。穆襄卽世。康靈卽位。靈公我之自出。其

爲太子也。無大失德。晉大夫改蒐。易帥。舍君求君。我康公繫惟穆公之事。是爲冀。晉得長君。以鎮撫其社稷。是以送子雍歸國。中道翻覆。阨我令狐。迫我劔首。我是以有河曲之役。康公無祿。共公嗣位。晉乘其初立。擾我同盟。崇小而辱與我接壤。以事我爲崇罪。帥大師侵之。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之行禮。我是以有圍焦之役。且夫主盟者。固將糾合諸侯。驅戎狄。安中夏。是爲白狄君之昏姻。非我族類也。成公棄同。卽異。轢兄弟之國。潰中外之防。是犯先王之教也。寡人忝服二十七年。集疆場以待命。終景之世。不聞辱一介光輔。秦國君之嗣也。以好會命。余聞君先至。令狐使史顛請命。君又不祥。不辱舉玉趾。僅以卻大夫來。

盟始之不從焉。能質信。今合九國之師。深涉吾地。吾度德量力。其猶足以辱師。惟懼君弱齡嗣位。德澤未洽。外患方殷。內憂浸起。重貽寡人慮。君若念累世之樹德。捐近世之小嫌。緩輯諸侯以退。則寡人之願也。豈敢以至。君若不施大惠。惟力是逞。惟飾詞是修。以致吾罪。西人勁直。不能文。惟有戰耳。

昨誦復械過蒙獎藉愧甚書中以水利差徭爲此閒切要近事足見閣下之積願無遠弗照水利一節大是遠圖在敝郡或非急務山多而峻平地亦高三日一雨不澇五日不雨則旱其近水之產值百倍旱田就中引渠灌溉闢村蒙利此明驗也然此無待官修者也若於平原廣野鑿爲池塘土燥而鬆朝注夕裂若使民自爲修其因利乘便者破家蕩產而爲之常不可禁抑何待勸否則刀鋸加頸亦不冑爲勸亦何益若官代爲修糜費甚鉅爲之不卽成成而不免滲漏安能以無數錢糧作此倖舉竊謂今日之勢害不能盡去利亦不敢驟興其不敢驟興者水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利是也其不能盡去者徭役是也不聞調濟祇引成案派差者所以無顧忌也不權貧富惟分士民應差者所以不均平也若州縣官平日殷勤開導誠足以感整齊嚴毅威足以懾使紳衿無抗糧健訟之風已是大幸免差其分內事夫復何言是故應差之人不必力能辦差之人而控差之人不必分宜應差之人況宣郡情形又與關南異關南之差民困而官不困宣郡之差官民兩困民困於差而官無羨餘官困於差而民少津貼也官最苦耽差歲累數千金至萬餘金不等然則欲蘇民困莫如均徭賦徭賦均而紳衿失其所恃則州縣之權尊州縣不敢顯背夫章程則吏治肅而士習亦端矣然此豈太守所得爲哉又豈某所敢言哉至於勤

明廉幹之說勤之一字差可自問廉亦未能裁革常規但此外
介介耳所稱明幹當之實難若欲現身說法絮長較短某自顧
未知何等遑作月旦之評以愚意度之直隸官方較難整飭需
才之地太多見才之門不一其中可以集事而斷非拘謹者所
能爲亦必以立賢無方之說廣爲收攬矣宣郡數月來士氣大
作讀書子旣感其飲食教誨之恩二三好訟同時斂戢慙與畏
俱現在文廟坍塌而考棚棹凳向時以土累成某乘此機會倡
捐修理或亦維持風化之一端更望教以所不逮伏惟鑒之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丙

長邑漕務自叢任內經先大夫商之眾紳革除情米每石加銀一兩以資辦公其後逐年遞加至一兩七錢官民相約永不更張及謝澧州在邑藉采買以求益一時奉東會議之人觀望者半趨附者半遂令杯酒之歡俄頃閒猝加八錢先大夫弗善也而亦不能禁謝去而後人援以爲式此見在津貼二兩五錢之原委也近聞邑侯以硝磺燬於火議於漕務另加三錢六分邑侯廉介勤明足饜人望當不至別生事端而害於民以益於官竊爲良有司惜頃過省垣爲邑侯歷言之一則以謝令卓有能聲而於漕務議加至今齒冷卽伊自澧赴省每言前事輒疚於

厥心至有自我作俑之憾一則以邑侯世好舊交其弟登之子鶴咸善視我若知而不言負此良友一則以某在邑中自諸生來歷四十餘年用一緩二恩沛自朝廷累萬盈千惠分於族黨是以居家知官之苦履任知民之艱今就所加之數於某但增四十金耳豈有挈重貲不甚惜而惜數十金以開罪於縣令者哉賴邑侯聞善而拜告過而喜深知愛人以德之義翻然改圖惟歷今旬日是否仍舊或竟議加外閒未聞定局將毋邑侯善其言而不能割愛耶抑一時迫於義俟進言者一去復受人慫恿邪益於官者無過數千金害於民者大且久如之何其可然而有爲某難者謂好官宜飲助也謂修倉增加不成式也謂登

郎胡諸任交案有虧力不能接例不能揭思所以彌補也則請
爲分晰言之。邑侯聲譽超軼羣倫。將來由守牧而司道功名事
業正未可量。眾紳若愛好官當保全官之令名。且邑中如常如
鄭如周如余如寄籍之黃皆非不足於財者。如有解囊自堪集
腋。某不敏曷敢後。而必牽引窮簷小戶以佐吾輩之納交。非計
也。謂十六年修理倉廩每石加銀一錢七分。次年裁汰已有明
徵。不知邑侯在任能發能收一人之身耳。今能保邑侯之不升
遷乎。邑侯之升猶謝之升。諺所謂一年情下年例也。若前任虧
缺某不必知亦非某所應言。如果代人受累當事自有權衡。取
百姓之膏血注前任之漏卮亦諸君子所不忍也。某瞻依桑梓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六

拜謁松楸義不及公事而適聞橫征之弊偏於良有司發其端
且來自姑蘇元和之漕歲累五萬自十三年後三次各減二錢
一次減一錢武進折錢五千二百文十六年減一千十七年又
減四百常熟白規至萬有八千吳江震澤有取一石祇加一斗
五升者當塗地丁八萬兩每征銀起解按一兩賠一錢七分以
某所聞證之所見固不能不怛然動惻然傷宣諸言以請命也
惟諸君子鑒之

十月十七日樹槐頓首坦齋先生名山壇席才俊滿前索居之人遠辱書問藻飾逾分感與愧俱承示尊作家廟記墨刻又以泉山墓表屬書其後樹槐雖不文曷敢辭樹槐始就外傳離經之暇從受古文詞則聞尊文忠公名與昌黎竝欲知公家世本末則已能誦其瀧岡阡表爲縣於吉水適邇公故里攷所謂瀧岡者方崇公卜吉及太夫人始耐時地在縣境耐之明年至和元年始割吉水之報恩鎮置永豐縣至立表時沙溪改隸永豐十餘年矣嘗以會勘過沙溪信宿瀧岡書院拜文忠公木主諸生導入西陽宮瀧岡之表巋然宮內碑側餘石多宋以來名人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七

題刻因念幼而知誦其文今乃得手摹其碑徘徊碑下喟然興感誰無父母而崇公及太夫人之德昭示無極以有文忠公之文也今之求爲父母銘志者必得顯者爲光寵雖有文如韓歐足傳於後世而其官不足以稱求者不屑也苟其官之足以震耀一時則不復問其能文與否彼顯者亦知其所重在彼其文率假手門下依草附木之輩貿貿然爲之方其脫稟時已如敗肉餒魚之不可近而爲人子者方恃以不朽其親亦可哀已文章之盛莫盛於文忠之時近世號八家者宋得六焉若王氏曾氏三蘇氏與文忠生竝世又皆從公遊公欲爲顯親計惟所譖諉得一人皆足以不朽推公顯親之心不必其出於己也明矣

然會諫議之碑蘇文安之志皆公爲之而灤岡之表公一不以他屬後之讀其表者亦以爲使五家爲之不能有加於此文忠之嚴其親之終重其所託如此文忠之心有千古篤於自信如此今先生所遭所稱道先德與文忠略同告養十餘年安耐事終汲汲焉圖其不朽先生之心文忠之心也先生其亦有以自信耶同時竝未有如王曾三蘇氏之可託者耶若然則文忠之事先生雖不欲自任之烏得不自任之也抑樹槐嘗檢文忠外集有先君墓表蓋作於畱守南京丁太夫人憂明年奉喪歸耐時卽灤岡表之初稟當時旣已作之傳之遲之又十餘年晚乃益加刪澤然後其文斐然豪髮無憾文忠之嗜學晚而益進顯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六

親之志老而不衰又如此先生此表遲回不卽刻石先生亦猶有不自慊者耶然則今所示者猶是先生之初稟樹槐終將援灤岡題刻之例願假碑側方寸之石附名其上敢問先生此表何時遂成之請執筆以竣所欲商推一一具別牘狂牽不罪樹槐再拜

樹槐頓首下車之始。競傳新政。河澤九里亦鄰邑之望也。曩辱虛懷下詢。久未有以報。今聞足下勅爲米禁。嚴拘舟子。責以環保。載米出境者罪之。丁江接壤。敝邑邏者如雲。絕流而守。足下躬至江干。大申約束。蒙也惑之。南昌以下災亦重矣。會城地大人眾。就食者日不絕於道。贛吉之米方舟而下。猶不足救濟。大府軫念民瘼。方奏停關稅。以來遠商。分遣多官。齎持庫金。乞糴鄰省。永豐在邦域之中。而足下坐擁賤米。自豐省商已糴之米。悉閉不出。怨聲訛言。騰於遠近。會城來者言。自大府已下。皆怒足下。聞有以告足下者。足下毅然不爲動。持之益堅。足下不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九

屈於勢可也。不察於理不可也。穀之在天下猶血之在人身也。商者氣之行血者也。氣壅血滯。於是有攪而爲癭。歷而爲癩。其不到者爲偏枯。以天下之穀養天下之人。豐不見多。歉不見少。流而不憂其竭。故古之戒遏糴者。非獨救災分患。亦物之理然也。且自封建之世已然。況郡縣一統者乎。足下若私其縣民。將各私其村村。村之不均有食。浮於人。有人浮於食。吉荒城也。米無肆。日仰給鄉米。僕至之明年春。米之來忽少數。日價騰貴。適閱受民詞。有鄉人請禁遠糴者。僕曰。此姦民也。立械以徇。米大至。即日價平。行鄉至一村。以乏食告。問之鄰村。穀多不得糴。僕躬往詰讓。皆曰。甚欲之。爲村人阻。囂囂焉。始禁遠販。其後雖近村。

而亦不可曰留食本村實無一錢以糴逮其魁餘皆竄伏徧諭各村皆解此僕數年前已試者永豐地相錯俗相近假而有此不審足下何以處之豈當身帥先之也足下誠私其縣乎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其在今日必也使銀如菽粟何也古之取民以粟粟足則民富而國亦富今之取民大都以銀銀荒則民困而官亦困國初天下始平遠僻之縣商賈未通年豐而穀無所滯穀益賤銀益貴一兩之供至或費六石之糴而尚不可得積逋不可勝計有司日以笞箠從事然而坐被議者相屬也其時志古之士任源祥顧炎武之徒欲爲民請命者未嘗不疾首於唐之兩稅明之一條鞭皆欲變其取民之制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以復於古若岌岌不可以終日然自國初逮今百有八十年民相安於輸銀雖欲使復於古之布縷粟米力役唐之租庸調而民不願者銀雖非其有特有穀焉坐而致之雖貴有以敵之而賦不覺其重則通商之效也今欲節穀之流而適以塞銀之源非計之得也足下卽不爲催科計得不爲撫字計人之言曰穀賤傷農穀貴傷貧民今倉穀以常平爲名其實有減價之糶而無增價之糴意主卹貧民農之傷未有過而問者愚以農者天下之大命農傷則無不傷也農有三有田而耕之者農也不耕而以田傭人者富民也亦農也傭田以耕者農也卽貧民也彼質金而受田田之獲輸其十之四而私其六計其口食工直

牛種器用之需。糞田之費。質金稱貸之息。較其耕之所得。與糴而得者相去蓋無幾耳。而穀甚賤。或幾於過之。由是罄其所得。不足以更費。而水旱之災不與焉。故貧民有以農而益貧者矣。若夫貧民之不農者。穀雖甚賤。不可得食也。率仰食富民。與有田之民。穀貴則有田者富。富者益富。富以興事。必有所資其力。卽富以養欲。必有所給其求。則其緣而食焉者亦眾矣。使富民以穀賤無餘財。而有田者或不免於貧。必不能以時誦舉。贏則其得緣而食焉者或寡矣。是故穀愈賤則貧民愈窘。今足下爲豐人謀。至於閉糴。鰓鰓焉。惟恐穀之賤。而或貴也。又僕所未喻也。惟足下本重農貴穀之意。攷古今之變。察物之理。毋私其縣。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而忘其害。下以廣豐人之利。上以分大府之憂。而不徒以強介自喜。則於僕所陳。或不以其盡言也。而罪之。樹槐再拜。

樹槐頓首。遠辱記存，故人無恙。足下講求鹽法，博采時議，將審厥衷，寄示曹黃門鹽法論，孫閣督鹽法隅說，鄭方伯更鹽法議，包慎伯淮鹽三策，使僕悉究其利病。僕嘗著鹽法論，孫鄭二公之議有所是，正請就黃門慎伯二篇，率臆縷陳。惟足下擇焉。黃門當乾隆初，鹽法未甚敝之時，故以近制計口定引，征課於商。商糴之，竈糴之，民爲良法。獨以私鹽之行，緣竈有餘，鹽莫爲收之，而徒禁之，則民不服。議使竈具數告買官，給價如商之糴，而做劉晏爲常平鹽，遠鹽之地，設倉置守，如積穀法。遇歲霖潦，鹽或不登，商乏鹽貴，則運司減價糴之，以利民。且以裕國。愚以黃湖南文徵

卷之十八 書七

三

門之議，收之猶賢於徒禁之爾。然黃門亦知夫商糴官收之價，不如其私售之價也。故曰：豈惟收之仍將禁之，則愚以收之必不能盡，將禁之必不能止也。且使收之而盡，固不當以爲常平竈之餘鹽。吾不知其有幾也。以國家重熙累洽，食鹽之民，當不啻倍於計口定引之初。然而引常苦滯，則私之行可知也。則鹽之餘可知也。且鹽餘歲之常，霖潦鹽不登，商乏而貴者，事之偶歲收之一歲難之。吾見鹽之露積也，歲歲收之歲歲糴之，是官與商爭也。所爲禁私者，豈爲其病民哉？爲其病商也。官糴私販其於商也，奚以異？雖遠鹽之地，亦商之引地也。使商得藉口引滯課逋，國何利之有焉？昔之與商爭利者，謂商私也。今商

亦官也。官與官爭孰與增引欲爲常平。盍亦反其本誠變今之法使鹽如穀則愚以常平之積鹽愈於積穀穀隨地有鹽非隨地有也。劉晏之爲此也。鬻之商人官也。糴之常平亦官也。無運商也。無引地也。奈何欲以今之法行之。慎伯以緝私爲下策是也。民苦之官苦之雖商亦苦之。雖謂之無策可也。其中策二僕取一焉。稽察火伏未必足以清私之源。烙驗官船量其所勝載以九分爲率以杜商私船私有餘矣。雖然杜之必有以卹之多其載革其浮費速其回空。卹船也。至矣。商不得船以衷私。又竈之餘鹽責以盡收則勒之增引而已。卽商不告乏其浮費無償一取償於鹽。若梟私遂絕則鹽貴病民不絕則引滯而利獨歸。

梟矣。且今孰不知商之借引行私也哉。誠未有以卹之也。若其上策裁撤鹽官。畱運司主錢糧。場大使筦竈戶。不立商垣不分畛域。均課於鹽斤若干。商販各自其州縣請照糴於場。計鹽輸課。州縣給照則以報運司。以謂如此則場官不能乾沒鹽課必倍入鹽價必半減。鹽照以資州縣。又以溢課普增京官養廉外官繁費。愚謂鹽禁旣開轉鬻同於百貨。遠鹽者不必能自達於場。則請照不必徧州縣也。課猶是請照於州縣不徒請也。驗照於場何必不然。則鹽價無半減也。運司恃以察場官者。州縣給照之報也。有如照一而糴二。或無照而糴。彼場官將固拒之。邪抑陰利之也。場官誠不爲此。商與竈爲之。彼場官能盡察之。邪。

抑猶未能也。如此得無虧課幸矣。而慎伯決其倍入。將取以供他費。又僕所未喻也。抑愚觀諸家之議。大都以溢課爲言。愚謂天地生財有數。國家經費有常。計口食鹽。則日見其多。計財養人。則日見其少。見定之課。斷不能議減。斷不可求增。附呈鹽法論議二篇。庶備采擇之一。樹槐再拜。

湖南文徵

卷九八 書七

月日具官周樹槐再拜上觀察閣下伏承公牒下縣津峽江縣議令具兵役七十人按旬定期會哨取峽江結狀申報者竊以峽江龍母設卡有專官有專兵有專費專職堵緝爲下游保障今以私鹽之有漏議使吉水逐旬下哨興事委責罔上病鄰樹槐請得以書陳之夫州縣百責之叢固不能屏他事以治一事況於事無補者乎縣各有封固不能舍己而耘人況於人無益者乎粵私之入吉水蓋有兩途陸路自興國歷泰和廬陵界入縣東南節經緝獲私梟論報獲鹽不獲人及鹽少由縣論結者多有惟山徑叢雜常恐未能屏絕水路越芙蓉門卡經泰和廬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五

陵至大小洲入境下至峽江百有十里河道既長而縣營額設兵役無多是以水陸兩路歷係輪值分巡今使縣營置陸路不問併力巡江亦當從上游廬吉之交悉心拒守人有備盜者盜之來無入門焉曰吾將索之後戶則以其室委盜已矣今之會哨何以異此且定期數日之前屆期雖明知江干無私祇得赴約往返數日之久其時雖風聞陸路有私又不遑兼顧則何如仍舊分巡之爲得也然峽江不爲吉水計也竊以峽江之爲計巧於卸過拙於爲鹽芙蓉門置卡矣龍母再置者顧江至龍母兩山夾之天設險隘便於守禦由龍母而上江面闊七八里不等傾卡兵上哨不過數舟數里之江非數舟所塞方其逆挽而

上邊見梟身揚帆徑下亂流追截勢必不相及而卡兵既出反無以禦是乃自撤其守縱之過險竊以龍母地形宜守不宜巡而峽江兵力以守則有餘以巡則不足若徒以累吉水何爲者鄂方今緝私之費一取諸鹽論者以爲適益鹽之貴而厚私之利如峽江議縣城至峽江九十里縣兵不足由吉安營益兵以往百有三十里往返動四五日一旬之內而有四五日兵役七十人在江儼身具食爲費不貲縣款既無可籌捐廉亦難爲繼得無上廛慮伏冀兼聽竝觀急寢前命縣營幸甚若夫鹽法之敝匪止一端正本清源當必有道非閣下職事所及固不敢以聞也樹槐再拜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夏閒省垣晉謁仰見大人德度淵深包涵眾有旅退之餘已爲河東一路商民額首稱慶維時瀚於儔人廣眾中有懷欲陳而未得閒又恐以未及而言貽愆躁妄緘默而退非敢隱也辱承賜書猥推襟於桑梓復聽誦於芻蕘謙德雅懷萬逾恆品如再結舌茹詞便私臧拙不思就正於先生長者之前此所謂駑駘伏櫪望鞭卻步者也昔歲攝官安邑其於鹺政非所專司而旁睨情形頗悉弊端所在夫包商與私販俱爲鹽務大弊端而去包商易去私販難蓋包商未有不私販而私販不必盡包商包商多則私販愈盛私販除則包商自革河東鹽浮於引商人僅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銷額引則爲利甚微而不足於營私必至於虧公故雖正商總商未有不私販者聞私販所費亦幾埒於正供而商人甘心冒法網而斷不宥加一引者陶唐遺民思深慮遠誠恐一歲鹽池歉收則必於別省配引運綱往返腳經約及百倍積數十年而傾於一朝故弗爲也又以鹽井旣開論者謂地力漸竭國帑一增不可復改以漸竭之地力供永增之國課常額不充賠累無極將來逃亾流徙勢所必至故尤弗爲也因是二者而私販之弊至於不可除凡環池十一村戶口皆販夫也運城五十六家商人皆販主也安夏平及河南接壤州縣人民皆販客也各衙門家丁書役皆販翼也橫推禁牆大車以載輪蹄之聲聞於十

餘里終夕之燎不下千餘炬甚至持竿護衛官不敢呵別村兇徒豔其利者往往攘臂而爭洵洵鬪很不恤糜軀蓋至於十五年閒而勢已極矣少山先生下車之始慨然欲革其弊而孤掌難鳴坐視燎原而莫救嘗謂瀚曰吾始至是眾人觀望徘徊莫敢先動自地主首發難端而日甚一日將若之何適瀚奉檄攝邑務出會垣同僚曉事者交誠以鹽池弊端積重難返苟能潔己自好處脂不潤已屬上策其他可勿與知如或逞其臆見眾怒難回將成奇變比聞輿論私心亦竊以爲然至謁見少山先生首以查禁私販相委瀚心知其難未敢遽任屬有知己之言因感激發憤思欲力挽頽波而心事孤危將伯無助我之肘腋皆人之耳目我之羽翼卽人之心腹隱忍六旬當機一發身探虎穴幸而獲濟半年之內宵小莫敢竊發積載宿弊劃然而止此皆少山先生教誨鼓舞之功豈瀚庸懦下才所能奏效哉然而瀚自是爲怨府矣何者商人之額引其鹽不足以供民之食其利不足以當私銷之半價則怨環池而居者每歲居奇視爲常業一旦貨棄於地力不出於身數萬窮黎餬口無資則又怨自東都鎮茅津渡以至於陝州客店巡役皆有常規忽而裁減則又怨各衙門吏役窺伺官府之消息捍禦他族之覬覦以能之大小爲俸之厚薄乃旣奪其利而又迫之與夙昔聲應氣求者爲難則又怨然而眾怨可任也一己之成見不可執也前

事勿忘也。後日之深患尤當慮也。蓋鹽禁之難莫難於禁私販而尤莫難於私販之不可禁。夫謂私販爲病國病商病民者皆膚論也。河東之私販有利於國有利於商有利於民而獨不利於官。何言之。私鹽可以暢銷而於額引不滯。則總散諸商俱獲厚利矣。商人獲利既重。則歲課莫不踴躍輸將矣。貧民食力有所。則環池居民皆有生涯矣。至於失察私梟。則官受其處分。利所在必爭。眾所集必鬪。聚不可紀。極之窮民爭取之不竭之重利。呼吸之間動成巨患。皆地方有司之責。其能當重咎乎。故官不私其利。則禁之可也。民不能棄其利。則禁之不可矣。蓋河東第銷額引。則鹽池歲多積鹽一歲之積可計也。歲歲之積不可計也。可棄之於無用乎。池南之民一啟戶則重寶耀目。使其忍飢號寒而坐視不敢染指。可壅之而不潰乎。晉民重利。商人尤析其錙銖。怵之以法使奉公可也。禁之以勢使不便其私不可也。眾謗交集。勢傾山岳。而揆之情理。卽商人亦有不得不出於私販者。可控之而不騁乎。故昔年之禁私販。以勢極禍迫。民不知有專司。不得不爲中流之砥柱。如以爲經久之長策。非惟庸懦如瀚不能。卽大才槃槃如少山先生亦不能也。然則縱之則有立至之憂。禁之亦非不易之計。故治河東之鹽無全策。於無全策之中而補偏救弊。一張一弛操縱惟我。此則惟大人深思遠謀。凜馭朽之民。岳法張弓之天道。不競不綌。惟懷永圖。則商

民仰戴福星永永無極矣瀚管窺眇論知無與於清聽而不
敢不畢其詞者以鄉黨後生於鄉先生前義不得有所隱也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得來書知兄以廟中工作畱滯重湖。暇日復以編輯磊石山志爲事。劇費心神。而僕以硯耕。依人新病初起。未獲叨陪。襄事愧與感并。承諭以磊石古蹟相商。具見審慎。近日郡邑莫不有志而善本恆少。或苦於見聞之不博。而挂漏貽譏。或病於考据之失真。而附會致誚。誠如昔人所謂作史之難。莫難於志歟。至若古蹟之志。則非特志其地也。志其人也。蓋以先古之所寄託。時代之所流傳。雖世遠物故。而創之必有其人。記之必有其時。名之必在其地。懷古之士。撫卷流覽。輒心嚮往焉。僕家居與磊石接壤。又博極載籍異同。頗好出管見以相爲辨。茲檢舊篋中僅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有磊石山青草湖考二篇。聞命後。又成磊石山懷古七言律詩六章。所述古蹟六人。俱遵來書之旨。取其實在。係於本山。因并旁搜參互。各爲論次。爲記者一。爲辨者一。爲議爲書後。爲論爲說者各一。共文八篇。詩六首。錄呈行臺。以備采擇。夫以磊石山一隅之地。而上古則有軒皇。中古則有羅侯。三代則有三閭大夫。逮唐宋明元。則又有柳秀才。岳少保。劉先生。若而人。地不以人重。歟。特以僻處湖濱。村夫俗子。恆習焉而不察。卽閒有騷人遷客。偶爾登臨。未嘗不望古憑弔。而一時感激。境過輒忘。誰復於荒煙蔓草中。摩挲勝蹟。又以舊爲營寨。洊經兵戍。蹂躪斷碣。鮮存迄今。過此山者。訪黃帝陟方之區。問湘君隨刊之烈。求屈

子宴遊之所雖文人學士猶且病於文獻之無徵惟勝國劉文成鑿脈之處故老或有能言之者卽岳忠武侯屯營舊地今已譌傳爲棋盤峯祭風臺設更數百年疇復有以傳信僅有柳侯靈蹟里黨競相誦述然試以疑義叩之皆茫然無以應也然則茲志之成謂非不朽之明驗哉第六人之以蹟傳者惟洞庭神廟近亦寢就凋敝溯自乾隆四十六年僕爲請諸大吏始謀修復今且閱十有餘載幸賴與湘城好義之士經營積累以葺厥鉅功而涉暑冒霜獨肩其任則固兄之大有造於茲山也方今聖世昌明治登隆古正百廢具興之時更得茲志一出而好古之士當必有聞風而興起者行見廟工告成之後而諸蹟皆可徐圖興復吾兄尙將珥筆以俟庶幾書之名山以傳諸其人也山靈幸甚里黨幸甚湖陬朔風正寒眠食亦宜自慎伏惟珍重不宣

周子芸軒嫡室沒欲立其妾爲正訪於何子何子曰不可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妻妾之間名分凜然春秋正名分之書非夫人不書隱公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故譏之風有綠衣雅有白華著亂之階也子夏序燕燕之詩所以特表之曰送歸妾也亦春秋正名分之義也齊桓公霸者也葵邱之會初命曰無以妾爲妻嫡庶之間蓋綦嚴哉昔司馬子期欲立其妾爲內子訪於左史倚相左史倚相以爲違道止之今子之意非猶是司馬子期之意乎吾亦以爲與其行不如已公羊傳曰夫已多乎道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又按春秋傳哀二十四年欲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釁夏曰周公及武公娶乎薛孝惠娶乎商自桓以下娶乎齊此禮也則有之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夫非禮之舉君且不能得之於臣而況士庶乎故君子制事必以禮爲斷

松甫太夫子閣下。驥自爲童子時。於陶季壽姻丈處。得讀韋廬鈔橐。其時雖不知詩。然已心識其境之超味之澹。非近人集中所有。及春湖夫子視學湘中。得以弟子員雜試於席棚鋪舍間。擢置優等錄入門牆。竊冀安輿就養時。或能舉帷一謁。少慰夙昔之思。及集讀浮湘驥。以授徒外出。此願遂不及償。然韋廬詩初集二集。經夫子手授者。藏之行篋。未嘗一日廢也。此後以遠方後學。不敢輒以所業文字。妄自郵致。故私淑雖殷。而尺素未達者。近二十年矣。昨歲家弟本齡自粵歸。蒙以續刊各集見賜。尤覺般倅之門。不遺寸朽。本年夏秋閒。又於家雲滌季父手諭。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中屢致諄念。并有議修見招之說。竊念驥一介寒士。伏處湘中。行年四十有六。而名譽無成。然乃自少至長。所至輒爲大人長者。辱收獎進。旣榮之。以人倫之鑒。又任之以翰墨之責。如曾賓谷翁鳳西唐陶山諸先生。旣得見而師事之矣。若太夫子則猶未及一見也。不識何人。謬爲陳說。得使疲驥之名。亦入孫陽之耳。此則驥之且幸且慚。而不能自解者耳。驥少與先兄本驥同事筆硯。同鄉文字之好。季壽姻丈雲濤龔君外。不過數人。先兄中年下世。所遺有三十六灣草廬詩草十卷。詞草一卷。爲平生心血所在。頗有直到古人處。暫以力薄不及刊行。季壽木拱雲濤草宿。皆遺著無聞。恐就湮沒。不知惜才傷逝之餘。尚有所收。

輯否驥壬午秋客關中爲陶山先生編訂文集本年客五筭爲蔣春巖觀察校刊書禮春秋各經自信校讎參訂頗有微長至詩古文辭雖性所篤好而存者近鈔近編三長物齋詩文彙各二冊敝帚之享僅此而已力既不能付刊又復嬾於錄副故無以爲就正之資惟癡學八卷及先兄所著賢母錄四卷見已付刊俟刊竣卽寄呈也前得季父家諭時方就春巖觀察之館賓主三年情逾骨肉雖欲赴粵應招而去舊趨新諒有不可忍今七月初觀察棄世經紀喪事後趨謁之緣似將可遂顧念家慈老病日增門閭望切家無代養之丁勢難絕裾以出請謁緣慳彌深悵惘夫以不能一日安處之身而值萬難外出之境辱荷

湖南文徵

卷九十八

書七

三

遠招徒呼負負故敬陳下悃伏乞鑒原俟家慈稍健可以遠行不必寄致關聘亦不必拘議修金湘離伊邇定當荷笈登庭有可稍效心力者無不勉竭微長藉副詢注而巴人下里亦得以效章高唱執策自撾或不終於駑鈍至聆緒論而接風采得以償童年仰慕之願猶其餘幸也謹具寸箋恭候頤履安和冒瀆之愆竝乞宥鑒本驥頓首

書八

與人論春秋書

張學尹

承詢春秋之義。蒙治此經有年矣。謹述所聞。惟吾子自擇焉。春秋有筆有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所筆僅一千七百餘條。或條紀一事。或數條紀一事。或數十條紀一事。通計不過數百事。則所削者多矣。今其所削。雖不可盡知。而就傳考之。大約其類有五。曖昧不明。則削之。荒誕不經。則削之。無關勸懲。則削之。傳失其真。則削之。有名無實。則削之。曖昧不明。若傳所載諸淫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一

媠之事是也。經嚴男女之別。而淫通。烝報四字。不見於經。荒誕不經。若傳所載諸神怪之事是也。經紀災異甚詳。而如神降於莘。諜蘇於絳之類。皆屏絕不錄。無關勸懲。若傳所載凡諸猥瑣之事是也。有以爲非公命不書者。非也。定哀之世。事事皆非公命。而未嘗不書。或謂常事不書。不知常事而有關勸懲者。未嘗不書。傳失其真。若魯隱桓閔三公之薨。而傳皆以爲弒。魯子般。鄭伯髡頑。楚子麋之卒。經皆書卒。而傳皆以爲弒。又若晉厲宋昭。經皆書弒。而不得其賊。則懸案以待徵。蓋慎之也。而傳以爲

纈書。荀偃弒晉厲。宋襄夫人弒宋昭。然則作傳者之所聞所見。翻能確於聖人所聞所見乎。又若趙盾弒君。許止弒君。陳乞弒

君經皆大書特書而傳皆以爲不弑若此之類誣罔違經雖其見於周秦諸子書者往往與傳合要之皆當時傳聞之訛耳惟聖人爲能考信故削其訛而傳其信也有名無實若吳楚僭號桓文錫命是也王者有天下之號吳楚未嘗有天下而僭王虛號也實則子爵也故削其虛而紀其實齊桓既盟於召陵晉文既捷於城濮固已攫其大權以去矣當時卽不命之爲侯伯亦不能禁其不自爲侯伯也因而錫之命虛文也故錫命不書而召陵葵丘河陽城濮則書之亦削其虛而紀其實也

春秋無例例皆傳說非經義也諸儒互相糾駁蓋亦明知其非經義也然而諸家各自爲例視傳例變本而加厲何也藉例爲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二

說乃得各逞其意見而文飾其私也殊不知一設爲例則其勢必有所窮而物情萬變必不可窮聖經隨物肖形惟變所適尤不可執一例以窮例有所窮則必爲變例例而變則進退出入無所不可此朱子所謂猾吏舞文之技耳而何以說經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天之則也因物賦形例者人所設也先物設形夫先物設形而能適肖其物之形者鮮矣就令肖焉亦可偶而不可常耳故必盡去例說而經義乃明

春秋無諱公穀爲親者諱爲尊者諱猶可言也乃至爲賢者諱夫賢者之過如日月之食又焉諱諱之者文之也惟小人過必文耳焉有賢者而諱過乎乃至爲中國諱夫聖人之心如天地

豈有中外之限爲中國諱何其見之小也且夫自有中國其間是非善惡得失成敗判然如黑白之在人耳目又烏得而諱之乃至爲齊桓諱爲晉文諱甚至爲宋襄諱爲齊襄諱則春秋一諱惡之書耳而何以爲春秋嘗考上古無諱二典三謨無諱字無若丹朱傲禹不爲堯之子諱嚚訟可乎堯不爲其子諱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五子不爲太康諱周人以諱祀神乃以諛易名然諛有幽厲諱其名不諱其惡也諛必稱天雖孝子慈孫不能爲君父諱其惡以天固不可欺也豈惟天不可欺夫惡之實播於人間天下人共見之雖欲掩之而不可得也左傳云諱國惡禮也與公穀爲尊親諱同意而諸儒主之今考其文若內奔書

湖雨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孫內殺公子書刺滅國書取遜其辭未嘗諱其事若會於稷以成宋亂取郟大鼎於宋會伐衛齊人來歸衛寶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皆逆天鉅惡又若僭郊逆祀不視朝觀魚觀社築囿築臺之非禮及征伐會盟之無王稅畝止甲田賦作軍毀軍之非制陵虐侵小之貪暴事齊事晉事楚事吳之卑辱甚至夫人會齊侯享齊侯如齊師之無恥惡無鉅細畢書於冊惡觀所謂諱國惡哉自諱國惡之說行而後世奸佞之臣藉此爲辭以獻諛貢媚長君逢君反訾犯顏直諫之臣爲彰君之惡激怒其君逐之殺之以自趨於敗亾則諱國惡之說之流毒遠也夫聖人甯不欲爲君父隱其惡哉顧所以憂天下來世者深而不忍

以一言之諱啟萬世無窮之禍。故春秋於國惡未嘗不直書之。以此爲忠則忠之至。以此爲恭則恭之至也。說者見不及此而務爲之諱。甚至反其道而用之。不爲君父諱。偏爲亂賊諱。夫君父失道惡在君父也。旣不爲之諱。君父見弑惡在亂賊也。而偏爲之諱。其害義傷教孰甚焉。

春秋有是非而無褒貶。是非者天下之公。褒貶者一人之私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此無褒貶之說也。書其是而天下之公是自著。固無所庸其褒。書其非而天下之公非自著。又何所庸其貶。且夫是非之變千態萬狀。或大是小非。或小是大非。或非而雜。是或是而雜。非惡可一例爲褒貶也。夫化工之造物。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四

何嘗物物而雕鏤之。正惟不物物而雕鏤之。而物乃無遞形。春秋化工也。奚以褒貶爲哉。然正惟無褒貶而乃擅褒貶之至。

春秋有好惡而無賞罰。好惡者天命之性。賞罰者天子之權也。

子曰爲下不倍。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不敢作禮樂而敢專賞罰乎。春秋於桓文未嘗賞罰其功罪。亦直書其事而功罪自著耳。豈惟未嘗賞罰桓文。凡諸侯大夫之悖理害義。乃至於弑逆大惡亦祇直書其事。如州吁無知里克甯喜之得討。則書其見殺。華督趙盾崔杼輩之無討。則直書其事。以聽萬世之公論。而夫子未嘗自討之也。

春秋謹闕文。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不啻爲春秋之言也。闕

文何關重大而夫子特揭其義哉。聞嘗思之。斷獄者一時之事。修史者萬世之事。斷獄者偶有出入之誤。少時尙得平反。修史者偶有出入之誤。則善人蒙冤。惡人漏網。萬世莫得白。故聖人謹之。莫嚴於亂賊之書。而有時稱國以弑。稱國人以弑。不指名其賊者。蓋不得其賊。則姑闕其文。以待徵焉。然稱國以弑。則賊在其國。稱國人以弑。則賊在其國人。綱雖疏而不漏也。稱是以推。凡事介疑似者。皆當闕之。後世史官好逞臆斷。往往是非倒置。則未知史闕文之義也。

春秋有經之闕文。又有成經後鈔傳訛脫之文。經之原文不可見。今所謂經文。皆從三傳中錄出耳。嘗綜而考之。則三子作傳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五

之時。固已未見全經矣。夫闕文者。闕其疑也。如甲戌己丑。郭公夏五之屬。明是訛脫了無可疑。若是史之原文。而夫子因而不革。則何謂筆削哉。此可斷爲成經以後之訛脫者也。又如春或闕王闕正年。或闕時事。或闕日闕地。薨卒或闕地闕葬。或闕在經前無憑添補。或闕在經後不可臆斷。而傳皆爲之說。諸儒增之。彌益支離矣。又若子頽之亂。王出入皆不書。子帶之亂。王書出不書。狄伐高渠彌。弑鄭昭。傅瑕弑子儀。納鄭厲。皆不見於經。皆當闕之。闕之則雖不得其義。猶無害於義。子曰多聞闕疑。不啻爲說春秋者頂門一鍼也。

春秋不可泥一字生義。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公子書弟。皆

非義之所在。又若以書救爲善辭。而有時又以爲惡。以書遂爲惡辭。有時又以爲善。以書及爲內爲志。而又有外爲主者。以書會爲外爲主。而又有內爲志者。不知經之紀事。恆具首尾。其事每自微而著。自輕而重。或善而變爲惡。或功而變爲罪。垂戒之意。極其深切著明。要必綜全經考之。其義乃見。若季孫專。魯書季子來歸。已具履霜之戒。其後寢盛寢不可制。又若仲孫叔孫臧。孫及鄭七穆。宋六卿。晉諸卿。齊國高。崔慶。欒。鮑。田氏。輩。其初皆有功德。其後惡積罪大。皆有始終脈絡可尋。比事觀之。而其所以善而變爲惡。功而變爲罪者。昭若列眉。使後世人君鑒此。而知所以馭臣之義。臣鑒此。而知所以事君之義。則富貴福澤。

皆有慌惕危厲之心。是上下相保維持鞏固。此豈寥寥一字褒貶云爾也。又若齊宋晉楚之圖霸迭爲強弱。或成霸或不成霸。又若列國之邦交乍合乍離。及小國之或存或亾。通而考之。其閒心之善惡。謀之臧否。事之成敗得失。皆足爲萬古蒼蔡。又若內夫人如文姜。哀姜之昏禮書之甚詳。內女如紀伯姬。叔姬。宋其姬。杞伯姬。皆屢書不一。皆有終始可考。其餘或一人之終始。或一事之終始。或數百年閒累數十餘條。少者數十年閒數年閒累十數條。甚者一年之閒數月之內。連書十餘條。首尾甚明。有不待傳說而自明者。其義皆麗於事。鑿然可據。說者第弗通考。往往割裂一字一句以求義說一條。更不記有前後條。如桓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云爲周公祊故也說者皆謂經不
書易祊爲國惡諱而不記隱八年經固已明書鄭伯使宛來歸
祊庚寅我入祊矣何諱焉僖閔之元年不書卽位皆言繼故不
言卽位而不記隱元年不言卽位也如莊十一年夏公敗宋師
於鄆左傳云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
而不記十年公敗齊師於長勺傳云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遂敗
齊師豈齊師未陳而三鼓乎又如僖二十二年杞子卒左傳云
不書名未同盟也說者用之而不記杞魯婚媾自莊二十五年
伯姬歸於杞其閒伯姬往來屢見於經此條書卒不書葬明杞
以媾誼來赴而魯不會其葬爲薄於媾誼也然此或事隔數年

或數十年遠而忘之如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於時來左傳云
謀伐許也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二條連書本一事
也說者曰書公及自公主之也蓋用穀梁及內爲志會外爲主
之說耳而不記時來書公會矣豈謀伐許外爲主而入許獨內
爲主乎文公二年三月及晉處父盟說者曰及者公也沒公諱
與大夫盟殺恥也而下條連書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
穀盟於巫離左傳云書士穀堪其事也士穀獨非大夫乎而得
主諸侯之盟也且齊桓率諸侯及屈完盟何以不恥而盛稱齊
桓之功也然此猶各爲一條也如晉侯執曹伯執天子之懿親
也說者曰伯討也晉侯書爵于晉也而不知曹伯亦書爵是五

字成文而上下不相顧也。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鄆，弗及。說者曰：寇至而不知寇去，而後追，譏內無儆戒，鄙齊地至鄆遠也。譏窮追也。弗及，畏而不敢前也。譏怯也。然則緩追譏也，遠追又譏也。弗及又譏也。是八字成文而三截不相顧也。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說者曰：不覺其來已去而追，譏無備也。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說者以爲報濟西也。莊公國家多闕而勞師於戎，雖能報怨，何益於治。案此戎近魯，隱二年會戎於潛，秋盟於唐。桓二年亦盟於唐，蓋以德懷之。歷二世無嫌，衅至莊十八年，乃有濟西之役。不言其來，蓋戎以潛師襲我，無端造衅，曲在戎也。襲而不能入，則魯之守備豫也。寇猝至而能追，戎政修也。追止濟西，不窮追兵，有節也。戎心豺狼，不痛而去，其心不懲，不有以創之，終必爲寇。伐戎之役，必不可已者也。伐戎以後，此戎不復見於經。終春秋二百年，魯無戎患，則莊公之力也。春秋無義戰，若魯莊伐戎，亦可謂此善於彼矣。說者不通考全經，狃於一字，褒貶橫生議論，割裂經文，不成文理，無怪乎心麤氣浮者，乃目以爲斷爛朝報也。

春秋有特筆，書會多矣。而稷之會，特書以成宋亂。澶淵之會，特書宋災。故書滅國多矣。而特書梁、亾、書國君出奔多矣。而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書伐國多矣。而晉陽處父伐楚，特書以救江。書伐國取邑多矣。而公伐莒，取向，特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鄰，莒人。

不冝內大夫出聘書如外大夫不書卒葬而公子友如陳特書葬原仲內殺公子書刺而刺公子買特書戍衛不卒戍皆同事以異其文以示義此類尚多舉此數條他可隅反也如書子同生他不書以魯十二君僅此一嫡也書肆大眚不再見魯十二公止此一舉也書鄭棄其師不他見列國止此一事也此類亦不一而皆特筆立文不涉褒貶而情見乎辭

春秋有省文王必稱天而從王伐鄭王使榮叔之類不稱天省文也王者天所命稱王即天也若必以不稱天爲貶則春王正月豈謂貶哉尚書稱帝稱王皆不稱天豈謂貶哉春秋稱天王者爲王道之微特加天以警覺之其偶不稱天而稱王固亦古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九

今之尊稱也奚貶焉又諸侯列序而前目後凡則不序亦省文也至三會於扈諸侯皆不序則前有闕文耳長勺之戰不書齊師伐我以長勺魯地書長勺則知魯爲應兵齊爲戎首也韓之戰不書秦師伐晉以韓晉地書韓則知爲秦伐晉也鄭伯以璧假許田不書易祊以先年有歸祊入祊之書也讀經不細而臆爲之說是誣經也

春秋大意盡在論語天下有道一章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三王之事也其曰天下有道自天子言之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言五霸之事也其曰天下無道自諸侯言之也故天下有王則天下無霸天下有霸則霸必假王何也王者有道自能以有道

一天下而禮樂征伐之政權在上。自無所容。霸者無道。萬不能以無道一天下。則必假爲尊王而竊其禮樂征伐之政權。以作威福於天下。故曰天下無道。自諸侯言之也。自古天子有道。則王無道。則亾。故禹湯以有道而王。桀紂以無道而亾。周文武成康。世世有道。成康以後。閒有辟王。亦未至於桀紂。惟厲王無道。遂流於彘。賴有共和。二相維持而未亾。宣王內修外攘。道光宇宙。克復文武之舊。乃幽王一日無道。而西周遽亾。王亾之機。閒不容髮。而東周歷數十王而不亾。則非天子無道也。非天子無道。而東周不再興。則諸侯無道爲之也。春秋作於平王之四十九年。驪山之難。平王不能嘗膽枕戈。以殄犬戎。而磔申侯。乃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十

捐棄豐鎬。而卽安於東。大本亾矣。而禮樂征伐之權。猶未喪。蓋有賢諸侯焉。秦襄公力戰於外。晉文侯鄭武公夾輔於內。無衣之詩曰。王如興師。修我甲兵。匪風之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敷天之憤。猶新。薄海之望。未絕。故四十九年以前。春秋猶可不作也。平王以後。自桓莊以至於景。敬皆無大失德。惟仁厚之過積。爲柔弱。不克奮揚威武。以震疊天下。然如桓王伐鄭。莊王救衛。襄王拒晉之請。隧定王折楚之問鼎。鞏朔獻齊捷。甘人爭閻田。王猶能執義以詰之。靈王生而神聖。敬王有子朝之亂。而能任單劉之忠賢。以靖之。是皆非亾國之君。且未嘗不可匡輔。以有爲也。假令齊桓晉文。有忠貞之節。無姦宄之心。能如西周

之樊侯申伯韓侯帥其伯叔甥舅以股肱王室則崧高蒸民韓奕之雅未必不可復作乃逞其機謀陽奉天子以名號陰盜天子之政權其於大小之國力能滅者則滅之力未能滅者則脅之令其貢賦受其朝聘責其慶弔之貨賄有拂其意則撻而伐之削奪其土地生殺其大臣甚者出納其君而莫之敢抗是故命之曰霸霸者無道之名也而其勢均力敵者又各挾其智謀兵力以攘臂而爭霸是以二百四十年閒齊勝則政由齊出楚勝則政由楚出晉勝則政由晉出而十二王中雖有聰明慈惠之主皆爲霸權所制僅得尸其虛位而不復有所爲於天下是以天下無道而周猶不亾也諸侯擅權旣久其用事之大夫乃

相與竊而弄之其始列國之大夫各擅其國之政久之而小侯有干犯霸主而莫測其喜怒者則賄賂霸國之大夫以左右之而大夫遂得干天下之政又久之而列國大夫有干犯其君者亦賄賂霸國之大夫以脅制其君如孫林父季孫意如皆有所恃以爲藏身之固雖英如晉悼亦懵然聽其指揮而不悟而齊將爲陳氏齊景且明知之而無如何也夫天下事有其爲之卽必有其效之故諸侯伉天子其大夫必效之大夫伉諸侯其陪臣必效之者勢也其或十世或五世三世而失者其分愈卑其勢愈促也吾觀春秋之初大夫無專政召陵之役屈完及諸侯盟或以爲大夫專盟者非也楚無專政之大夫屈完實奉其君

命以來。是時齊師次陘。楚人持重不出。而遣使乞盟。所以驕之也。此與邲之戰。楚使求成於晉。同意。晉人不覺。故敗。齊桓覺之。故全師以退。而苟與大夫盟。所謂掩耳盜鈴也。而已爲天下之大夫作之俑矣。垂隴之盟。大夫始張。溴梁以後。大夫橫極。乃各收其國之智勇。姦俠。待以心腹。布其爪牙。而陪臣亦張。彼所以蓄養陪臣者。且將以自圖其跋扈之長計也。而不知其陪臣已踵而效之也。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夫大夫者。諸侯之盜。陪臣者。大夫之盜也。然而陪臣之名。終不見於經者。聖人推其無道之由。罪在諸侯也。然大夫之名。錯見於經者。聖人爲天子正諸侯。亦卽正諸侯之大夫。蓋諸侯命於天子。其大

夫亦命於天子者也。諸侯大夫受正。而陪臣無能爲矣。是以不復治陪臣。陪臣賤也。且夫陪臣執國其勢。不可以終日。其曰三世失之。蓋極言之耳。春秋終而處士橫議。楊墨縱橫。亂在庶人矣。橫議之禍。極於坑儒。聖人蓋先見之。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以上各條。辱承下問。故具陳之。伏惟明教。不宣。

少穆同季報事。古人久別不言別而恆相質以學。今四季之別。想足下進修之盛。必有不可幾者。何敢與足下言學。然弟頻季讀易頗有足質者。夫易者知命之書也。然而佻易者皆有憂患。何哉。自庖羲畫卦。盈虛消息之象大。而吉凶悔吝之機著焉。其憂之深遠何如也。由是遇文王於明夸。遇周公於謙。遇孔子於大畜。於賁。於旅。艱貞用晦。玉門之心也。勞謙有終。復子明辟之志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其孔子之業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孔子之功乎。旅之時義大矣哉。其孔子之迹乎。然而文王於大畜不取乾之元亨。於賁曰小利。於旅曰小亨。豈非爲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後聖人不得志於時者憂之也哉。子曰不見是而无悶。无悶者有所悶而能无之者也。於困曰亨。於否曰亨。於蠱曰元亨。於蹇曰利。曰得志。學所以通天地之窮者。其在斯乎。是故言學者不可以不言易。顧易難言。修之吉。悖之凶。天道之常也。修之而未必吉。悖之而未必凶。人事之變也。而易特尙變。變則天道隱而人事可疑。故難言。學尹讀易三十季。蓋嘗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性於人。觀情於物。彰矣。而動而之事。則晦。非晦也。變也。變而不得其說。則曰聖人欺我。然而聖人豈我欺哉。靜而觀之。密而察之。疑而闕之。蓋歷有季。所往者行事。舛誤。習坎志窮。修悖之理。幾於不自据。乃還而求之。於易時而驗之。積時而驗之。乃至

通古今治亂之時而驗之。而盈虛消息之理豁如也。事而證之。積事而證之。乃至合天地鬼神之事而證之。而盈虛消息之理確如也。然則乾坤剝復來無不往。無不來。變之利也。天之道也。而聖人顧憂之何也。今歲主講宛南。舊例書院每月二課。專務時藝。今特冊太經課與諸生十日會講一次。先從事於易。諸生敏者每課能授三卦。次者二卦。鈍者亦得講一卦。諸生方習時藝。視經學幾成兩途。不得已因卽用制義。泐說經。爲之提頓。跌宕以豁其意。爲之虛實分合以疏其義。爲之援引證據以究其用。爲之引伸旁通以盡其變。爲之咏歎淫液以暢其神。蓋欲因其技而進之以道也。而諸生好事者。每於說一卦終輒錄而授之。剗剗禁之。則嘖嘖有言。又不得不聽之。大約七八月當有成帙。便當寄呈教誨。諒不以遐遠而棄之也。學尹頓首。

前辱賜書適病暴下醫者誤投峻劑眩矔不能起輾轉牀簀者四十餘日門人匿不以告今病小愈乃得發書讀之學尹前誤說文淺釋劄記二書皆十數季來舟車中隨時鈔錄偶有所見輒手識之積久成帙客中旣無書可資攷證手鈔又不能無筆誤故其譌舛脫漏最多前上書已具言之執事哀其謫陋逐條披覽爲之糾正辨駁其攷覈之精比例之確援引之宏博議論之明通眞合我驚喜感激不可名狀通計籤出九十三條其中七十一條本係鈔寫譌脫悉已更止至攷訂疑義凡二十二條內有十五條亦如所論改註並將原籤摘錄卷中以志廣益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十五

之助惟飭字一條尊意旣以鴛鴦飽醜義同字異而又力破內則稻米爲鴛之說蒙謂竟指醜字爲後人所改誠不免武斷然从酉之字自合在六飲中證以註說不爲無據至於鸞或以衍會聲明是本文如此初無別本岐異何所見而遽疑爲徐氏妄增邪誠字一條原文詩有誠其聲註家引毛詩有嘒其星以此爲三家詩者本係懸擬之辭非確有所本也來示歷引秦漢碑文反覆推廣以證爲齊魯之學者皆作嘒字博則博矣然據此遂欲坐實誠聲爲韓詩且疑外傳原有其文而簡策失之似覺太無憑據迺字一條尊意旣用已忌記其迺五字通用之說竝謂之止只以音相从而又言往近王舅不應改近爲迺其說甚

正惟所引未央宮銘既稱擗藏本似載籍所不經見恐難援用
笑字一條从天則於文非古从犬則於義難通所論與吾意略
同然必欲以咲爲正文以笑爲段俗且推衍哭爲吠之對文說
雖新奇終不可爲典要哭字一條巽聿異同體之字本無異義
江段諸家謂伏羲文王伐鬲孔子伐巽許特存周易最初之字
其說本無確據又以櫟卦傳姤伐巽例之亦覺不類足下辨之
是也然遂謂巽哭字宜刪其一亦覺太徂也字一條蒙謂古今
文字通訓語辭本無難解之義許氏册爲象形之訓實屬委巷
不經之談足下堅執以爲非是推衍也字之形援引雖多終難
免猥褻之謂乃至謂乃可訓筋其可訓骨之可訓髮而可訓鬢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七

者可訓頭以可訓手矣可訓胷身可訓足凡屬語辭皆訓形體
斯近怪矣古音一條足下笑亭林之牽強嘲若膺之支離極爲
精刻既箸有成書當俟寄到後細讀一過乃敢致辭今就尊示
所稱字母分部之說則仍未能脫諸家窠臼總之以後代之韻
學攷古人之方音其勢萬不能一一吻合就合強爲遷就亦安
得覓古人於九原之下而與之攷驗喉舌唇牙齒哉以上七條
心所未安未敢隨聲附和仍以質之左右尙乞始終教誨之大
抵古人字少而韻緩故經典文字往往通用六書假借轉注二
義皆是省字之法諧聲之義並無所庸其通韻叶韻轉韻純以
天然之音諧之成聲不必如後人之精詳亦不屑如後人之繁

瑣也。又如敦字音義至四十餘解而不別大異文亦可見古人簡質處。惟蝌籀篆隸逮變文體日新而月異。偏傍所加以類相從。儒者守其師說各以己意爲損益。揚劉之徒又捃爲奇字以竄誣經傳。此文字之所以愈多而愈謬也。叔重生於東漢之季。其時六書之義漸漶而四聲之韻未起。故字體雖繁而古音尙近。許氏合形聲義訓之具有體要。後世談小學者舍說文更無相據。三千季來訓詁之學至今不墜。則許氏之功在斯文爲不祧也。惟其所見之書極博。後世亦多不傳。叔重繁稱博引。樛采箸錄。卽本書中已時有重複岐出之弊。其改易經傳竒鑿坵會之處亦不一而足。雖資以廣異聞。備多識究。竟臆造無據。有斷

湖南文徵

卷九九

書八

七

不可以訓者。卽不必強爲之說。漢人此種習氣。康成之注經孟堅之修史皆不能免。學古者要當擇其善者而從之。自宋代自錯鉉以來。旣漸有增益。李仁父五音韻譜盡改原書次第。明人如升菴敬甫同人。凡夫歸雲光甫諸家。又多以臆說攻擊許氏。入室操戈。識者病之。至於字彙正字通篇海諸書。譌誤俚俗。變本加厲。古澆已蕩。然無存。迨於國朝顧潘毛程杭戴江段諸儒力追古學。博攷深思。遞相闡述。六書之學。至今日而大明。鄙人攬拾緒論。隨筆記錄。以備遺忘。藏之家塾。俾門人子姪。羸知古人六書源流。於文體音聲不至相沿譌俗。原非敢自侈箸。佗欲與先儒爭勝。故卷中所采多近代經師之說。從未嘗自出私意。以標穎穎。想足下早有以亮之也。秋風漸寒。伏維珍衛。不宣。

雲心仁弟足下。別後屢欲寄書。視其事重且急。情緒雜遝。言之無序。心之不一也。既得足下書。逾增惶悚。而隱忍至今。可見牽纏寡斷之人。其無用竟至於此。適聞有郴州人回。遂慰遽爲之。蓋克鈞自九月十三日別吾弟於永興。有不能已於朋友之情。有不敢寬於身心之志。在道五日。念之所起。純雜參半。惟志氣激發時。頗多警省處。抵家後。便有人事紛乘。謂以有主之心。應之。雖動亦定也。乃入乎其中。於父母勤勞。不能代其萬一。兄弟顛蒙。不能開其萬一。親戚應酬。不能省其萬一。徒覺此身勞苦無益於事。知之不明。則處之不當也。而燕昵之私。強制復萌。雖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十六

不介於形。鮮不動於念。吾誰欺乎。亟思讀書。二十八日始得赴館。去說在館。凡一月。及門先後呈改文字及詩。以百數。其應酬詩啟等項。亦不下數十。辭之輒以爲驕且吝。不得已而應之一。月中遂只半月。講讀半月。應事每日以亭午分界。亦無甯晷。曉枕夜窗。有所感發。亦劄記之。今付上。僅三頁。有奇。吾弟摘其罅漏。可知其工夫之疏密也。十一月以舍弟克鏐婚事歸家。料理甫畢。舍弟克鏐又挈其孥自湖北歸。二役者。凡費時月餘。債負至四百餘金。家用既竭。食指復繁。以至骨肉之間。感格不能。不得已而出調停之下策。內面所在。捱擋不及。只有稱貸之一途。擾擾至今。爲患未已。人生不可不歷此境。困心衡慮之餘。始歎

立身苦不早也。而亦自不能已矣。伏念質本愚柔。性復寬緩。比年來幸得良師益友。喚醒於大夢中。豈無感發知覺。而電光石火時過不存。三時振拔不敵。一時放散。卽今三十無蕪。轉盼四十無聞。而藐躬之屬門戶之寄。一髮千鈞。亦綦危矣。惟是本恐懼之懷。鼓不及之志。哀痛真切。積時既久。放心略收。往日面目頗得改其什一。而讀書甚少。於道德之懿。仍茫乎未之有聞也。默深既遠。舍吾弟誰教之。吾弟書到。在十一月初二日。豫則兄恰至。共閱書及劄記。畢因相與歎吾弟用功之勤。自省之密。以爲不可及。克鈿因述舟中之約。且曰。雲心不愧我。我殊愧雲心。豫則兄因取劄記。愜於其心者。加圈焉。克鈿退而再讀。思吾弟

以此相遺。匪惟教我。蓋下問之忱。欲愚人效千慮之一得也。夫事非身體理非心得。而剽竊緒論。以相規繩者。言雖美而不免於妄也。妄卽不誠。克鈿何敢出此。若其病之有同。相與其證。而求醫。則關切所在。不能默然。觀吾弟所記於朱陸王三書。知見有進。然其爲真知而實歷乎。抑暫知而暫記乎。於身心之咎。推勘入細。然其爲知過。卽改乎。抑不能未嘗復行乎。往日身中所言一剽字。克鈿至今去之未能。又志氣奮發之時。亦云知恥近勇。而其中往往有浮氣雜乎其閒。此所以不能有恆。而有時爲外物牽引。以去。究其根多從名心起。今欲掃除一切。莫如用戢山先生人譜訟過一法。切實自訟。良知既見。恭敬葆任。我輩今

日於失足禽獸之恐此心不可謂不實十目十手實所共證恐
懼生則近於敬庶幾時時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以漸底於誠乎
克鈿有志未逮而不敢不勉但耿耿小明不知於吾弟有當否
也默深於人譜自訟後本先生靜坐繼以讀書之旨補云云克
鈿以謂可去讀書處事輕剽之病吾弟以爲何如乎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六月中得書未報鱗羽不便至今耿耿卜以明日遣使奉復磨墨伸紙竊慨然有感曰嗟乎積之去年此月正我兩人及默溪京邸過從昕夕無閒會也魚水投心藥石在耳春秋彈指離索蕭然柰之何哉柰之何哉然形骸隔幽隱通發積之書今夕將兩人對語焉并發積之與默溪書且將三人對語焉積之曰近日學力當必大進謹對曰猶是吳下阿蒙也四月閒改定常功遲明莊誦儒門法語一二則大全或問數條藉以檢束心源開豁理路辰後看經一二篇史一通卓午講書餘晷則古文時藝參閱之程業似矣而紛之以家計憊之以應酬閒之以疾病雖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復竭力而精魄耗弱遺亾寢多及更展卷顧簷外隙駒已冉冉墮去可歎也積之知吾憊否也默溪曰家人父子之閒正親切考驗之地嘗奉其教以自凜邇來擬言不皆有物議動不皆有恆蹉失見矣尤悔叢矣應時檢察如掃落葉想盡倫盡制正復難言不爾又何以強顏稱人類也立身苦不早每中夜徬徨至不能寐而思慮所發偶不照管又逐朋從去矣此等情況往往夢魂見告望積之與默溪教其不及也積之曰輕躁浮淺故我猶存不知何年何月此心方得安定又曰志事具於寄默溪書中細觀之謹對曰積之進矣夫日見不足者日有餘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震即懼之謂也而道近

乎敬苟能震懼何悔不吉積之之自責深矣。鈿以此卜其必有進也。抑又有說焉。夫變化氣質大是要著本心之明。未有知而不悔悔而不震震而不改者。惟既改之後病根未除。如抽刀斷水爲可惡耳。力而剷之勉而繼之不遠之復我輩難言矣。頻復而厲一厲字大有益。近頗用力於此積之以爲當乎否乎。與默溪書中有曰精進必本有恆是矣。鈿又請進一解曰夫非有恆不能精進而非立志則斷不能有恆。志氣之帥也。往閱姚江立志說未嘗不毛骨爲之俱悚。亦嘗爲之鼓舞於不自知。由此鼓行而前。剛大之氣宜其充塞矣。而往往中於私而餒者所立之志非真能立。卽所鼓之氣非真氣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又何恆之與。有大抵我輩受病或在氣銳。銳則剽而難留。積之及默深是已。或在氣弱。弱則寢入因循。鈍是已。今當著誠去僞立志責志以求伸於萬物之上。使銳者固而存弱者振而起。庶有恆其可企哉。然不得聚處互相指點互相觀摩互相鍼砭。往往有認人欲爲天理之弊。恨一過疾已形自己不覺恨二。此心未發時不明了已發時多不及管。照恨三。今二郭與鈿亦數月始一見矣。此所以每念積之及默深不勝離索之歎也。默深遠矣。使人回積之必有以復我也。用是慨然有感者復。矚然而望。克鈿再拜不宣。

春初接閱邸鈔欣聞鈞閣開府黔中恐郵筒馳函相左尙未泐詞肅賀頃奉由宛陵遞到手教猥以黔中利弊及用人行政之大者慙慙亟問某才識驚下何能上贊高深但蠡測所及亦不敢不略陳梗概備大君子邇言之察查黔省寸趾皆山地瘠民貧往時之爲地方大害者莫如與楚粵毗連之苗民屢經大兵勘定設立廳縣營汛控制撫馭業極措置精詳黎平古州各屬綏靖已踰百年松桃銅仁一帶亦三十餘年無事但慮生齒日繁生計日絀加以漢奸之盤剝不肖兵役之嗾詐偶值年穀不登一二奸苗煽亂控馭稍失機宜遂至釀成巨患蓋苗性愚而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很其黠狡者則又悍而詐蓄怨既深則報復更烈鄙意以爲此等地方牧令宜飭治辦民苗交涉案件聽斷務得其平究出重利盤剝情節立予重辦并嚴禁差役勒索至分駐要隘之營弁亦飭實力稽查奸匪毋許稍形疏懈不準縱兵藉訛生釁自可銷患未萌此治苗匪之大略也又查黔省各州縣山中兩湖及江西各省客民墾荒貿易流寓其地者眾此輩良莠不一拜盟結會以抗官禦侮爲名推刁劣紳衿爲首或書差中之有氣力者暗相聯絡爲之包庇卽擁有厚貲之士著民人亦相率入其會中爲保護身家計迨黨羽旣眾遂有誘賄勒贖奸拐搶劫之事此村旣實繁有徒彼村亦糾眾爲敵互相仇殺莫敢誰何地

方官慮及拒捕傷差不敢嚴拏及獲犯到案又慮長途招解糜費不貲或竟將就完案以致匪徒無所懲創其風更熾鄙意以爲查辦會匪州縣似宜寬其銜轡於緝獲會匪最多之處稍加津貼經費其辦理安速地方安堵如常者優予升遷以獎其勞地方官勇於緝捕其黨自不難於解散此治會匪之大略也又查黔省雖有教匪伏匿不至如西北各省之多但教匪之惑人較會匪爲尤甚會匪止於男丁之附從教匪則挾禍福因果之說并能使婦女爲其所煽堅其信從之心互相傳習而莫之敢貳故猝欲破其錮習而不能然教匪致亂之由亦有二一則緣入教之人既眾或慙愚出於夥黨而首倡邪謀或脅誘由於渠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五

魁而漸圖非分因而甘心爲匪者有之一則因州縣之緝拏太嚴旣不免於奸胥猾吏恣行魚肉於前復不免於劣保刁棍橫相賂削於後因而進退維谷不得已而變計爲匪者有之鄙意以爲邪教之旣流爲匪緝拏不得不嚴而窮治亦復有鑿似宜網開一面予以自新之路且有教化以行乎其閒其根株乃可得而盡夫經正民興邪慝自無州縣於所屬四鄉倡建義館延師訓迪童蒙除諷誦四書五經外兼講肄聖諭廣訓并犯法重大科條使之轉相傳播恍目警心多一讀書明理之愿民卽少一作奸犯科之敗類庶於化導邪教之法有合此治教匪之大略也然某嘗合天下之大局計之不獨結會習教及奸苗之

敢於犯法者爲足慮。尤在於奸民之藐法而亾等。以欺凌侵漁爲得計。以訐控挾制爲良圖。固由不肖州縣先有以啟其侮。馴至惡焰已熾。卽遇賢能之吏。別無贓私可指。亦每藉相沿辦公。陋規砌詞上控。以張其把持壟斷之威。倖而得勝。則勢愈凶橫。而不可制。蓋犯法而法尙存。藐法則法益窮。而遂亾。非有峻法以力防其變。將法且亾於所窮。其奚以爲治乎。昔國僑治鄭。相時勢而糾之。以猛豪貴如子南子皙。誅之。逐之。不少貸。鄭以大治者數十年。漢代如黃霸之治潁川。以儒術飾吏治。非趙廣漢所及。然其先大姓結爲朋黨。持吏長短。橫行郡邑。藉非廣漢用鈎距之法。以摧破其黨。遽以霸寬大之政行之。正恐綱解紐弛。

湖南文徵

卷九

書八

三

而爲奸不止。自廣漢之法。旣行。其魁傑者俱已伏辜。朋黨解散。韓延壽繼典斯邦。牛酒存問。長老講明禮讓。又爲釋其仇殺之風。霸蒙其迹。而修明之。始能成神雀鳳凰之治。武侯之治蜀。王景略之治秦。皆用法嚴峻。肅然稱治。夫法者所以禁奸止暴。用法而適當其可。則可以轉弱而爲強。易危而爲安。姚亮甫中丞撫豫。以清介馭屬吏。奢侈貪婪之風爲之一變。然諸事過於姑息。遇控告州縣之案。無分是非曲直。一概批準提訊。維時奸民藐抗州縣。有告官如送忤逆之謠。程梓庭制府繼之。遇案嚴加懲辦。此風稍爲衰熄。而至今猶未盡除。鄙意以爲部民控告州縣。如實有贓證。可據自當爲之申理。其牽砌相沿陋規訐控。亦

立嚴繩以法庶稍知自愛之員既獲藉資辦公又不爲人掣肘俾之無所瞻顧得以自行其志民知畏法而吏益守法斯法立而恩亦行於公事始有裨益至於用人之法其先在於知人而
知人必自察言始然察人以言儘有其言可采而其人之居心
行事竟大相刺謬者益信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不誣故虞書
於敷奏以言之後必繼之以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誠慎之
也而今之所爲用人尤更有難焉大吏於州縣繁要大缺可以
擇能而使其中簡之缺非在省應補卽在部應選不必人盡可
靠且係其人本缺并不能扣留不遣州縣之不能得人往往以
此惟得賢明郡守爲之表率於上善則勸之過則規之屬在中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才或可勉爲良吏但郡守亦難得人此用人之所以稱難也鄙
意以爲激厲人才之道在使之有所勸懲自郡守以及牧令其
賢能著聲爲輿論推重者特薦一二以示獎勵其聲名狼藉廉
有贓款實據者亦嚴參一二以儆其餘復用蔣襄平相國缺爲
人累人爲缺累之議分別降補量移寓造就於體恤以策其人
之後效開誠布公以激其良信賞必罰以厲其節所部鼓舞奮
興吏治當更蒸蒸日上矣又黔省兵丁耐勞習戰甲於他省往
時調征苗疆及三省教匪迭著勤勞但有勇必須知方使爲節
制之師近日川陝一帶兵丁久歷行陣勁勇可用而特功驕蹇
屢滋事端頗爲地方隱憂鄙意以爲操練兵勇責成該管營弁

惟當用其所長精益求精至約束營伍之法尤在申飭各將弁
潔己率屬不輕尅扣考補額缺嚴禁行賄鑽營取技藝優長者
充選分隸各營兵丁飭令該管營弁立簿登載功過著有勞績
者記功考缺時比較拔補犯事則分別輕重記過遇考缺時扣
送銷過後方泮與考紀律嚴明壁壘自更一新再察看將弁之
諳練營務及會歷戎行驍勇能戰者分晰開具清冊以備臨時
調用至忠勇勤幹之員尤當刮目相視他日方得其力練兵馭
將之方計無踰於此者若夫國家之大計尤在藏富於民方
今承平日久人滿之患不僅黔省爲然而黔民刀耕火種山盡
開墾地利旣已無遺生財之法別無善策而所在民鮮蓋藏不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足待一日之急歲一不登必至盡呼庚癸鄙意以爲黔產宜穀
惟有乘秋稔之時飭令地方有司勸諭殷實紳民捐輸義穀作
本遴簡公正董事擇四鄉適中地方置倉權息安立章程以備
凶荒賑貸之需亦一時救急良法其捐戶踴躍急公照例分別
甄敘以勸捐所入穀數之多寡定爲州縣殿最一二年內通省
以次舉行歉歲有備無患官民有不并受其福者乎某伏願大
人公忠體國嚴整飭吏治之方裕曲盡人情之意經權互用
寬猛兼施使屬吏之情得以上達小民之隱無不周知勿墮成
功勿規速效黔省吏治之盛軍政之修積貯之豐風俗人心之
厚可旦夕俟矣

遠芳都護大人麾下。客牘得江岷樵來書。敘有簧鼓蜚語之事。繼又諗知其事已解。是以未經泐箋布慰。竊念自逆賊攻陷永安以來。南北不相通者五閱月於茲矣。都護以新正三日統兵由南來北。與揆帥相會大營。振旅而回。賊不敢犯。某聞而壯之。岷樵書至。又似是日有隱憾也者。旋接晤姚大令。始悉其詳。夫人忠於其事。而橫被詆誣之言。使其心迹無由自明。此情誠難容忍。然是非自有公論。虛實斷難終掩。歷來忠臣義士。卽遭際聖君察相在上。未嘗無倉卒相疑之失。究亦有積久相諒之時。忍之須臾。保全千古名所關匪細。都護大臣也。但當以國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五

家之事爲重。盡其心力之所能爲。毀我者何能貶損。忌我者徒自消沮。務恢廓大度處之。且逆賊佔據州城四路。援軍未至。都護率數千疲憊之師。禦數萬方張之賊。保障東南二面。俾賊不敢越水竄一步。北路前此頻頻失利。而亦不敢長驅而往者。實懼都護之襲其後。某常以都護轉戰潯柳。功固甚偉。而尤以偏師綴賊永城。制其豨突狼奔之勢。成爲釜魚檻獸之形。推粵西討賊第一奇勳。今賊雖困守。不敢迎敵。其精銳尙有二三千人。慮眾不敵。潛行勾引外來匪徒。遙爲接應。波山艇又見告矣。正如一家之中外侮已集門庭。允宜激厲同懷。釋嫌捍禦。庶幾可銷他族偏處之虞。設使不忍帽帽之忿。南北水火。將卒解體。

朝廷一有風聞慮及戎行不睦或有更易將帥之舉賊凶而狡其志叵測新舊替代之際彼此不相策應竄而南猶可言也若竄而北桂林會城不守由此浮湘直下荆湖以東豫晉以西必從風而靡黃巢竄據廣南其時荆南鎮將不能先事設防永桂遂至蔓延江淮危及關輔往事可爲殷鑒此天下安危大計之不可不熟慮者幸都護閔意焉抑某更有請者自古得將才易得大將才難都護大將才也向提軍雖號稱敢戰宿將至於兼資文武則都護尤爲超軼等倫國家可百年無薄伐之師不可一日無元戎之備賢如揆帥宜畱侍天子左右不能長總帥干出外都護勛望冠時將來定膺闡寄昔衛青爲大將軍敬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五

禮士大夫以汲長孺爲揖客曹參相齊嘗師事蓋公國政諮而後行武侯佐蜀於法孝直輩每事不憚十反郭子儀與李光弼不協洎受命爲副元帥光弼懼禍請死子儀引爲同列卒平安史之亂蓋有經文緯武之才斯事無不舉有并包兼容之量斯人樂爲之用都護禮賢下士又能用人之長何減古人鄙意以揆帥雖將略稍遜而公忠慈惠休休有容兼又素重都護浮雲之蔽無礙日月之明終見相得益彰向提軍左右乏賢不能開陳匡救以致動與人忤而其才尙屬可用惟子儀能容光弼斯所望於都護之棄嫌錄長同心破賊上紓朝廷南顧之憂下解邊圉倒懸之厄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某老矣疆場之事無能

爲役叨蒙賜教推獎用敢陳其狂瞽之言仰助高深小疾旬日
今漸痊復中丞致揆帥書飭某仍回省局襄辦中和朔五六日
以後卽當北旋併以附聞肅泐縷達祇頌勛安諸希節勞保衛
不備。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春湖先生侍郎閣下。顯鵠南楚之鄙人也。德行文章無足齒錄。蓋爲鄉人所厭棄久矣。而閣下聞其甘澹泊習勤苦。謂爲尙有志節之士。屢書楹聯素筴見貺。頃復以書下交。中有儲有用之學。不爲科名。講無逸之篇。先知稼穡語。矜寵獎借。幸甚過望。雖然。謂某能爲有用之學。愧懼實甚。謂其頗知稼穡。則知我之言也。自井田之制廢。士無恆產。能固窮者鮮矣。然漢時士尙氣節。故獨行之士多刻苦自食其力。宋明存講學之風。士猶不敢偏棄規矩。懼見絕清議。至今日而士習殆不可言矣。博士弟子員一縣無慮數十百人。或數百人。旣不能盡得科第以去。其中大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抵多竄人子。又不知治生勢不得出而求食。韓子所謂奔走於形勢之途。伺候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者形態。蓋有不忍言。其最鄙劣者。則稱雄鄉曲。蠅營狗苟。靡所不至。然其初豈樂爲此寡廉喪恥之行哉。蓋旣無代耕之祿。又昧謀生之道。累於妻子。迫於飢寒。覩然遂至於此也。竊以爲負耒躬耕。儒者之事。古人恆親勞苦。故士氣敦龐。淳樸日趨於厚。末俗自耽。此窳。故士習澆漓。詭薄漸以不古。勢使然也。往者下邑有諸生曾玉藻。鄉里所稱。獨行君子也。性質樸。讀書甚勤。以先儒學者當知治生語爲要。常以誦讀之暇。躬親撥棊。初著學籍。學使錢南園先生見其手牘。極嘉獎之。曰。治生刻苦當如是也。

顯鵑家世寒素秉性迂拙而舍弟湘皋負氣傲岸與物多迕尤不欲其久涉仕途近買得薄田數畝於資江之上將偕之躬耕長爲農夫以沒世庶幾得葆固窮之節閣下不斥其爲細人之謀從而歌許贊歎之此大君子愛人以德之盛意也頃南城曾賓谷侍郎題賤兄弟南村耦耕圖詩云井田法久廢均田又難之士生三季後不免寒與飢飢寒旣不免志節亦漸墮所以特立人頗欲親敷蓄詩意與鄙見正合讀之不禁神志俱王兩先生之所以寵異勸厲之者如此其至鰕生敢不終勉之哉曩日舍弟嘗述閣下言某視學湖南三年不能識耘渠於場屋中乃其所著書亦因我而燬思之時一悚然顯鵑聞之惶愧汗下以

顯鵑謫劣無狀踳躄名場固宜就令執事疇昔拔我於場屋中亦不過置之優等餼二十人中循例得爲歲貢而已昔日之不過非詘今日之所以寵異勸厲之者如此其至乃眞伸於知己也古人有云士得一知己可以無憾顯鵑窮老空谷得執事知我其亦可以無憾矣尊居前有諠出之厄所燬五經胥及四書鈔二書係某爲塾師時手所輯錄以示諸學子原示託名鈔胥不敢以著經自任之意燬之無足深惜惟舍弟四十以前所著詩文及諸撰錄均付一炬近所記錄不過十之二三深可惋歎耳顯鵑他日屏絕人事儻得稍有撰述當令寫官騰繕塵穢視聽相隔千里無緣修謁謹奉牋記伏惟坐鑒

與舍弟湘皋改就教職書

鄧顯鵠

自與吾弟別後。心中鞅鞅如有所失。十一早臨岸送行。見船小載重水淺。彼時心卽焦灼。然勢已如此。惟有默祝祖宗及諸神前。籲祈庇佑。突於五月初一夜。接閱手書。不勝驚駭。舉家惶恐無措。來札云。偶過他船。坐未定。而前舟卽沈。不知此時何以促吾弟。而使之過別舟也。豈非吾祖宗累世仁厚。吾弟一生孝友。有以默感神明而庇佑之邪。此一厄也。我兄弟當如何恐懼。如何修省。何以報荅祖宗默佑之靈。何以仰酬明神呵護之力。所失衣物資斧。尙何足道。惟詩藁文集。一生心血。所注必不可失。今旣無遺。豈非厚幸。念吾弟此行。以謁選入都。臨行之先。吾兩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人慎商出處。老兄迂腐之見。誠恐吾弟或得縣令。旣以遠宦鞅掌。不獲時聚。且徒以浮侈溺子弟。心故諄諄勸誡。至於涕泣俱下。欲勉抑吾弟進取之志。而吾弟亦遂曲體兄意。唯唯從命。可謂恭矣。茲行如遂平安。抵京卽當向吏部遞呈改教。宦海風波卽可作今日觀。安知非神靈有以先示其機。而成吾兄弟偕隱之初志乎。爲今之計。我兄弟卽住一間茅屋。喫一碗麤飯。教子弄孫。其樂靡涯。尙貪爵慕祿。羨人世之富貴顯榮乎。此志必要鐵穩。主意鐵穩。識見萬勿到京聽人從。曳又起微波也。萬一改教。未必卽挑二等。則歸籍靜候銓除。清茶澹飯。儘可度日。豈必得官始可度活乎。況我兄弟今日之偃蹇。是子孫將來之福命。

若今日一發洩子孫必受屯困天地自然之運如此且汝負盛名名者造物之忌自古文人多阨惟容容乃多厚福我兄弟量不容人不肯受半點委屈立身太峻矢志太潔負性過急口易出忿言好斥人短種種皆非福相此病我兄弟俱犯之然我較甚於汝者我之性急於汝也汝亦有甚於余者汝之才高於我也然以非受福之人而有廬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子可教伯兄雖往尚有兩兄弟處則對牀風雨出則筆札往來此非厚福乎此皆吾祖宗父母積德累仁有以貽我兄弟也可不思所以敬承之歟汝慣於出門我身不能隨汝出我心則刻刻縈係汝身惟期多寄家書以紓予懷至家中一切我振起精神知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明處當兒輩讀書我勵起志氣敦學相長是好光景我不能時

寄汝書汝可無繫念也乙酉五月初二日仲兄顯鵬手泐

與湘臯勸就教職第二書

鄧顯鵠

接手書知吾弟到皖江布帆無恙第云彼中諸友頗勸弟作縣官而省覽書意亦似忻然有動於中者斯非老兄之所願也吾弟自束髮受書卽激昂慷慨思有所建白於世不似阿兄碌碌老死蓬蒿而不之悔此吾兩人材分優劣所由分也此行謁選假如果得一令操尺寸之柄以行其志亦可稍紓抱負此吾弟之本志亦諸君相勸出山之厚意也我豈不願弟策勳清時顯揚先祖而必引之同老蓬蒿長爲農夫以沒世乎且卽以世情論人亦孰不欲富貴我豈不願弟之高騫遠翥而必強之棲於卑耶又豈不願弟之席豐履厚而必俾之集於枯邪然我之所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以必不欲汝之爲縣令者以汝幼卽羸病十五以下四十以上日日有可危之勢其得存活至於今日者實非始願所敢必也今弟年已屆五十矣精力漸衰鬢髮亦白實不忍更以吏事勞汝形且汝負氣傲岸秉性戇直豈能如今世之脅肩諂笑委曲將順如妾婦之事其上官乎淵明有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弟固嘗諷以自喻矣驅吾弟於宦場崎嶇之途尤非阿兄之所忍況當吾父吾母存時不能謀薄祿以養樹欲靜而風不甯子欲養而親不逮我兄弟每誦斯語泫然泣下今日豈忍以高爵美糈養兒女輩乎汝之兄久甘澹泊固不望汝之纍纍多金分甘自潤汝之婦荆布素安糟糠弗厭老萊妻北郭婦之流亞也

亦不墜汝之結駟列騎而竊自享副筭六珈之榮汝之子若姪
生長寒素正宜使之習勞苦知艱難豈可以肥甘溺其心思墮
其志氣然則全家久絕奢望各安貧賤吾弟又何必獨以其身
試於宦海而嬰世網必至遭颶風駭浪心悸膽碎魄逝魂散而
後思返歟必至於東縛羈縲跼天躋地如桎梏之在身而後知
悔歟嘻亦何不熟審之於先也先叔父鉅野君以令起家守大
父不貪爲寶之訓居官清潔自持青齊閒頗以廉吏稱卒以耿
介忤上官獲重譴久戍伊犁始歸身後至無以庇其子孫然則
廉吏果不可爲歟夫前車旣已覆矣而後之步塵者方且膏吾
車秣吾馬以思馳騁於崎嶇絕險之地誠爲失計此老兄臨別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時所以諄諄誥誠至於涕泣以道也昔老坡與穎濱拳拳於疇
昔挑鐙聽雨之約故其詩曰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
職今爲弟築小室於宅左倣老坡穎濱意顏之曰聽兩山房老
友歐陽礪東跋云今湘皋方有四方之事其久暫良不可知老
兄須矣故山無恙慎毋忘此意哉語絕沈痛今附錄書尾吾弟
讀老兄書與老友礪東之語必不誤信他言而勉堅初志也書
不盡言諸惟鑒之

復張蓉裳學師辭舉優行書

鄧顯鵬

某白。昨月二十八日接奉明示。知學中循例薦舉優行。學使者疊詢可舉之人於先生。而先生遂以顯鵬與黃生忠懋同舉。某竊維優行之舉。實古者里選鄉舉與太學三舍之遺意。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州長於正月之吉。各屬其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黨正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族師屬民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蓋古人造育人材。鄭重選舉如此。其詳且慎也。秦漢以還。人材盛於太學。而三舍之選。則必取夫學行卓異者而錄之。其浮華不務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道本者皆罷退之。蓋猶有先王振興學校之風焉。今朝廷設優貢一途。用意不可謂不善矣。三年大比之外。郡縣校官各以所知薦之學臣。學臣會而試之於行臺省。必其人實有德行道藝之可書。而後校官乃敢薦之。學臣學臣始敢貢之。太學假令爲校官者果能實力奉行。秉公甄錄。安見人材之盛不能繼美三代之治。乃今之爲校官者則不然。或虛采其聲稱而舉。或因緣其門蔭而舉。或以其私暱於己也。而舉甚。或貪其執贄之豐厚而舉。舉之者旣怡然不以爲非。受舉者復覩然不以爲愧。卽旁觀者亦恬然不以爲怪。而學校乃大不可爲矣。先生慨學校之不修。思有異乎世俗校官之所爲。以顯鵬稍知自愛也。而特

舉以薦聞命之下悚惶無措清夜自思匪特古之所謂六行不克稍盡於萬一至六藝之末聖門三尺童子所能講會而某以華髮槁馘之齒未嘗肄習然則碌碌庸材先生又何所取而必欲衣之以文繡貢之於廟堂耶今夫美利所在人之所必爭也美名所在尤人之所樂居也自國家以科目貢舉取士既不免爲束縛英豪之具卽轉而行鄉舉里選又恐長欺世盜名之弊善乎蘇軾之論曰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可以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顯鵠孤陋闇汶無片長寸善足任采錄然捫心自問平生不敢作僞率其躑直之本性安其椎魯之愚質有嚮善之志無作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三

惡之才此則東方生之可贊者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新化雖僻在邊鄙然士尙氣節俗敦淳厚先生秉鐸吾邑三載以文章道義與多士相切劘亦已久矣環視及門豈無德行道藝之可書必采及於窮老困踣爲世所不齒之人哉伏承明命亟不敢應如再敦迫則惟有學閔子騫逃之汶上而已某豈敢自高聲價僭盜虛聲實以資秉淺薄學殖荒落道德不足以服眾文采不足以庇身優之一字萬不敢居良心不死尙有自知之明實不敢自欺以欺師長且不敢予先生以阿好之名濫舉之誚區區私衷幸惟原諒若黃生者則漢書所謂獨行君子也顯鵠與之同學三年見其事親極孝愛弟至篤與人交恂恂若處子

而外柔內剛和而能介所居在闔闈之間終歲不履市市人罕
有識其面者迹其苦行精修篤志勵學洵足以矜式黨序表率
人倫先生若遂首登薦剡而別擇一敦品嚮學之士副之則吾
黨幸甚斯文幸甚顯鵠謹白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慎菴先生閣下。基定草野愚蒙。性耽邱壑。年過八十。庸陋寡聞。而先生不察。誤采虛名。昨者因襄祀家祠。始一出戶。三宿旅邸。竟辱枉顧。面敘衷曲。惶愧無地。基定庶人也。庶人無進謁長官之禮。邇來寂處土室。讀書自守。迂戇之質。絕不干人。惟與周葑鄰。學博時通。簡牘學博。屢言先生入官服古。敦行力學。每以經術緣飾吏治爲務。又聞邑人士謁見時。先生所言者。官事也。民隱也。其他則未之聞。夫力行好古者。藝事也。宰官又非專言藝事之人。且邑人士又皆部民。均非久故。故不得縷晰知覺。所可知者。自涖敝邑以來。廉以律身。勤以供職。當蟻賊方張。四郊鼎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四

沸。軍旅倉卒之際。猶能身任守土。調護善類。殲滅匪黨。整飭團練。蠲除雜派。使獄無逸囚。庭無摧陷。以此益見經術之功。學道之力。深得古人循良治法。如西漢朱邑。龔遂之詳密。勝國陽明少墟之審慎。罔不相符。益信學博之言。足徵實驗。今先生引假暫退。寓居頽垣。日事著述。毅然又以學術爲己任。蓋天下惟賢者能以賢望人。亦惟能退者。必將進而太有爲於時。非猶夫當世之所謂賢宰官也。至是基定積四五年之久。而後能深知先生。故不敢兢兢自外。破除往例。敬謁崇階。瞻仰道範。乃先生位高而心下。隅坐之際。以文成公講學篇見示。批點稠疊。朱墨粲然。白云生平篤好孟子。尊信陽明。此真實衛道本領。的是聖門

一路與宋學無異。後人以爲雜入竺乾者。妄也。陽明當軍戎。倥偬之日。庶政殷繁。莫非鍊心養民。少墟閒退三年。除卻人情事變。別無工夫。可做學問大進。今先生居官恤民如此。安身立命。復如彼。與近今晉中澤州陽曲二老。後先繼美。將來文苑儒林。不可限量。惟望葆攝神理。努力著書。文章政事。原非兩途。文成之理。學文章未必不從會計簿書中而出。慎勿以爲餘事耳。嚴寒伏。惟起居珍重。不盡欲言。州民基定頓首。

月日基定奉書星叔先生侍史。向讀所撰六世祖陶龔公家傳。中言明季板蕩。公首倡謀議。慷慨激烈。忠憤凜凜。卒至身殉國難。以爲今世韓歐復出。直接文章之統者。惟先生足以任之。後又讀周安愚及閻歲貢兩詩序。及堪輿法言。則理富而格峻。氣清而詞雅。空所依傍。自成一派。當其操筆向紙。氣盛志厲。凌出古人之上。歸熙甫所謂文人之慧業。先生能發其秘矣。昨晤左虎臣文學云。先生詢問基定甚悉。是殆先生遠絕流俗之見。別具心眼。而基定茫無知識。反不見棄於大君子之懷。豈非幸哉。獨念遠隔百餘里。無緣一見顏色。久欲奉書左右。忽忽不能爲。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望

甚罪甚罪。基定生而頑鈍。落落寡合。又身處荒僻之地。不獲與當世名賢聚首。藉是廣購熙朝名人專集。至五六十種。朝夕披閱。如與晤言。深自刻厲。豪無加益。至世所稱方抗希姚。惜抱劉海峯三家。爲文皆有體製法度。亦未知所仿。而此三家又往往爲人攻擊其弊。益鷄漸摩。先生曾有智珠手握椽筆。便中祈有以惠我。近時湘陰周氏安愚堂文集。向於鄧湘皋學博案頭見其鈔本。約二百首。體格盡合於古。絕似蘇長公一派。昨得刊集。詫其短少。且集中編次紊亂。未能畫一。鈐板惡劣。工不中程。深爲惋惜。聞此老後人爲先生高足。急望勸其收回原刻。重加編校。仿大家之例。以張吾楚雄風。尊著壯學齋集。何日開雕。願得

襄校讎之役。如宋袁桷之敘深甯。廁名卷末。是有厚幸。謹將近
年所爲文十數首。封投閣下。伏懇賜閱。施其塗抹。不惜墨污。區
區之忱。禱望無盡。基定昔年。曾一宿橋頭驛。聞先生家居不遠。
極慕其山水之勝。儻得重經其地。一修士相見之禮。瞻仰光儀。
則大快餘生。未審垂白之年。能遂此願否也。臨楮神馳。萬望著
述。自愛不盡欲言。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望

歐自愛不盡欲言

歐自愛不盡欲言

歐自愛不盡欲言

歐自愛不盡欲言

再與周星叔論文書

劉基定

十月二十五日從左虎臣文學處接到鈞覆及大著文集二冊。盥誦一過如獲天球河圖。莫名其寶。令人駭汗。益見基定前所爲文百弊叢出。惘然自失者累日。大慙大慙。先生振古起衰。繼韓歐正統。每所纂述。立言不苟。皆經世切用之語。集中鹽法錢幣二論。諳悉利病。娓娓千言。使今世行之三代之治。可得復見。所謂規仿周秦者。今益信矣。惜與閣下邑壤隔絕。艱於一面。不克直陳左右。猶幸藉此奉教。尙非偶合。德之不孤。全藉相長。而先生謙抑太過。稱謂乖錯。使人難任。豈以基定不能奉摯。故爾逆施邪。尊論云。梨洲亭林不欲以文名。蓋兩先生在明季始爲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四

黨錮終爲遺逸。中間陵谷崎嶇。不廢著述。方孩末先生稱其的。是古文種子。梨洲著書三十餘種。詩文集若干卷。統曰南雷文定。亭林文集若干卷。雜著經史論辨郡國利病音韻等書。亦復十數種。而日知錄爲世甚傳。是不欲以文名。而名益著者也。侯魏兩家閣下稱其凌厲無前允矣。而勾庭才氣。則與閣下爲近。諸所評騭。無不妥協。惟小倉山房集。蔣心餘。趙雲松。乃奉若斗山。彭尺木。王德甫。秦小峴。則視同奴隸。或以爲麤知駢儷。或以爲文字之妖。皆嫉之已甚。未免刻覈過情。獨陳句山。太僕。謂隨園才大學博。不自檢拾。此派切不可學。猶是調停門戶之語。卽尊著壯學齋集。海涵地負。籠罩一代。竊恐近日經生家。工時文。

八比者撼搖眩掉窳窳喆喆不知寶貴深爲憫惜。基定少時疏於制舉業。蕩廢自棄。迄於無成。退而學爲韻語。自道光辛卯以前悉皆燬燼。近又得五六百首。閒亦仿作志狀表傳。又復汰去大半。家貧無力備鈔。俟稍暇當寫呈閣下。乞正有道。嶮巖殘喘。思欲盡其所爲。不自愧報。惟閣下教憐之。明春虎臣來族。孫處更祈有以覆我。天寒葆衛。神理加餐。箸述珍重。珍重。伏惟存察。

湘皋先生閣下。自庚子冬十月先生解印歸資江後。基定寂處山中。避絕囂俗。不復通於當世大人長者。非敢慢也。誠以名德如先生。虛衷接物。無能有加。今又舛然失望。故不願再與近日之稱賢明碩士相接耳。曩嘗陽司業去道州。太學何蕃舉旗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畱司業。以昔之視。今之視。昔當如何。媿死也。去臆家姪受之。自縣垣寓中得晤。伯樞明經。逆旅高誼。歸述先生繫念寒賤。不遺衰朽。極增感喟。奈便羽稀。逢遲至於今。久不報。未克稍申候謝之情。死罪。伏念閣下道高德厚。忌其隆貴。與基定交二十餘年。勤懇懇情。逾骨肉。當流俗波靡之時。先生卓然不貳。獨與寢饋。此其氣誼真當於古人中求之。顧基定卑鄙凡猥。不知有所報稱。至塵誨語。音問時通。兩蒙惠寄。資江耆舊及沅湘耆舊詩選二巨編。南邨詩文集若干冊。有不能相忘之言。登諸簡牘。此又求之古人中之所難矣。近於秋芸遞中。得悉數年以來。諸大吏敦聘主講。濂溪朗江兩書院。與高材生推衍著述。以通今復古爲切要。一時學者皆從之遊。又聞纂輯寶慶府志若干卷。與韓康二老朝邑武功兩志繁簡不同。此書一出。定爲四庫史類采擇。必傳無疑。定前歲購得山地一區。竹樹蒙密。中有清泉可煮。其地爲宋胡五峯書堂。故阻載在邑志。近且積土爲屋。編蓬爲戶。鋸木爲架。可度臧書萬卷。藉以

娛老惜今歲兒子賦閒不能有所俸入閣下廣蔭八百孤寒逾
於置驛儻得代謀一地免致荒廢爲幸甚大茲因秋芸有書郵
致閣下肅此布悃伏惟諒察

湖南文徵

卷九十九

書八

七

